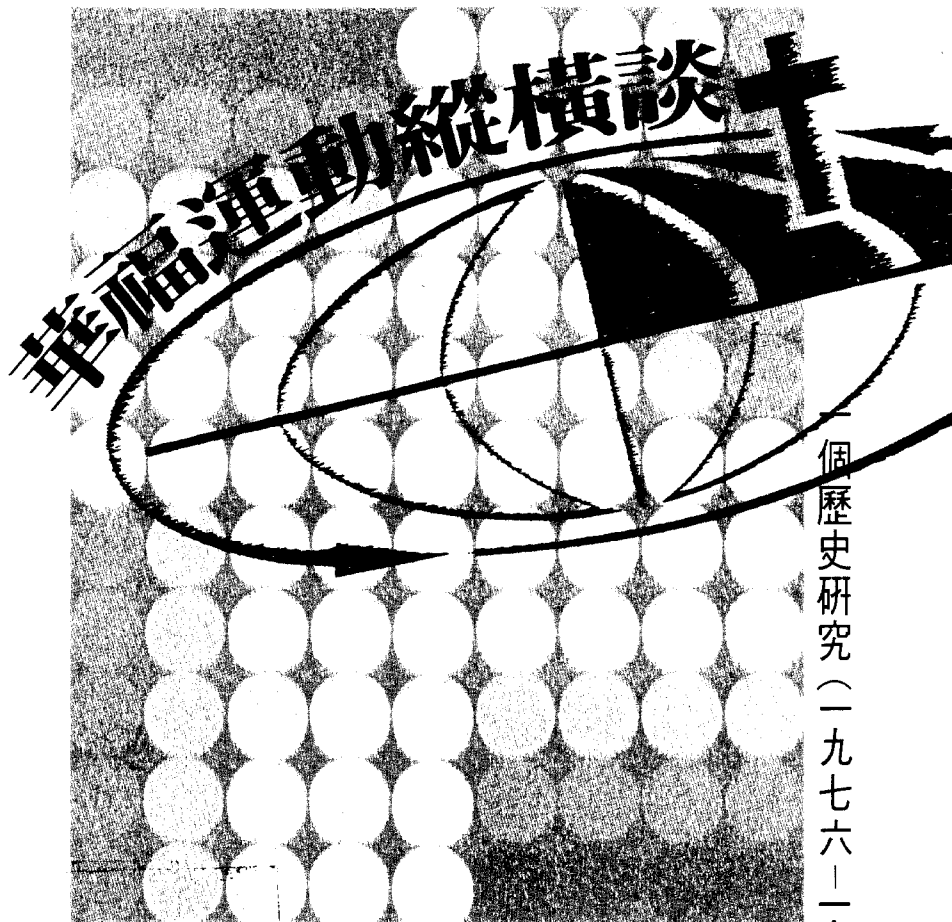


林 來 慰 著



一個歷史研究（一九七六—一九八六）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 獻給 王永信牧師

華福運動之父  
我的事奉楷模

華福運動縱橫談——一個歷史研究 (1976-1986)

著者：林來慰

出版者：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香港九龍旺角道十九號四樓

香港尖沙咀郵箱98435號

電話：391-0411 傳真：(852)789-4740

設計/濠一設計坊

印製/濠一設計坊

初版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CCCOWE Movement (1976-1986)**

by Timothy Loi-Wai Lam

Publisher: 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re of World Evangelism

19 Mongkok Road, 3/F., Kowloon, Hong Kong.

P.O. Box 98435, TST, Hong Kong.

Tel. 3910411 Fax: (852) 789-4740

Design & Production: MI Design & Production

1st Chinese Edition: December 1990

ALL RIGHTS RESERVED

©1990 by Timothy L.W. LAM

ISBN: 962-322-007-3

EVANGELISM AND  
CHINESE WORLD

# 目錄



滕序	7
王序	8
劉序	10
陳序	12
張序	13
自序	14
第一章：緒論	17
第二章：歷史的處境	23
第三章：資訊的擴散	37
第四章：神學的突破	43
第五章：屬靈的動力	53
第六章：教會與機構	59
第七章：宣教的架構	65

第八章：關鍵的人物	71
第九章：領導的形態	79
第十章：結論	87
後記	94
注釋	96
附錄一：華福會歌	108
附錄二：華福宣言	109
附錄三：華福信約	117
附錄四：華福歷年重要會議一覽表	118
附錄五：華福主要出版一覽表	120
附錄六：華福各地區委員會一覽表及分佈圖	123
附錄七：有關屬靈運動的八大題旨一覽表	124
圖片之頁	125

# 滕序

---

本書作者多年來負起《今日華人教會》月刊編務的責任，貢獻甚大。該刊每月印行二萬餘份，是世界各地華人教會教牧人員及會友領袖所最熟悉的刊物。其所刊登的論文及消息發揮了廣泛的影響力，引起許多教會對教會增長、門徒訓練及差傳事工的追求。

本書將華福運動的發起、目標、特性及十五年來的影響等等加以綜合性的評述，是華福運動的重要歷史資料。特此介紹。

滕近輝

（作者為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董事會主席）

# 劉序

一八〇七年，馬禮遜教士開始在中國傳道，至今華人教會已經歷了一百八十三個年頭。這百多年，中國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華人分散到整個世界，成了分佈最廣遠的一個民族。故此「華人教會」成了一個很獨有的名詞，泛指在世界不同地方，由華人所組成的教會。相對於有悠久深遠歷史的西方教會，華人教會還是在起步的階段。最近這二、三十年，世界各地華人教會已有了非常明顯的進展，並且積極參與普世教會的整體發展，又發揮其獨特的角色和功能，這是父神莫大的恩典。

華人教會在建立教會、佈道、神學教育、文字工作、宣教、服事社會各事工上，均穩步發展，惟較為忽略的是歷史的研究。但近年，亦喜見一些有訓練的同工，鑽研中國教會歷史，並且出版有份量的著作。過去這一百八十三年，是父神給予華人教會的一個屬靈寶藏，有待我們去發掘，並從歷史中汲取極寶貴的教訓。深信對今後華人教會的發展，必有幫助。

華福運動是父神親自興起的一個屬靈運動，自一九七六年成立以來，對普世華人教會有很深遠的影響，並且這運動正繼續不斷延伸發展。若能對華福運動，作一次深入的探索、客觀的分析、歷史的研究，必獲得寶貴的啟迪，對華人教會及「華福」未來的發展，有深刻的意義。

當林來慰牧師把《華福運動縱橫談》的稿件送到我手中，心中充滿了感恩。這原是神學院的研究論文，從學術的立場，按八個不同角度，去判別這一個屬靈運動。但在閱讀時，心靈中卻充滿了頌讚，因為父神對華人教會恩寵有加，這是一部述恩的歷史。

這是一本為華福運動尋溯根源的著作，為着了解這運動如何在父神帶領下開始，我們彼此可以更認同，有更強烈的歷史意識。

這是一份開創性的研究，我盼望華人教會可以有廣闊的胸襟，對教會歷史作深入的分析，客觀的批判，借古以鑑今，使能汲取歷史中的教訓，避免以往不合宜的地方，並作前瞻，好讓普世華人教會努力向前邁步——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完成父神對華人教會的託付。

願父神使用這本書。

劉少康  
一九九〇年十月

（作者為華福聯絡中心常務委員會主席，香港浸信教會主任牧師）

# 陳序

---

同工林來慰牧師做了一件他最適合做的事，結果是一本獨特的書：《華福運動縱橫談》，盼望你不要錯過。

為甚麼說林牧師最適合寫這麼一本書呢？首先，他是寫作能手。其次，他親身參與華福事工多年。第三，他曾在名師指導之下，有理論基礎且系統化地追溯華福運動的發展。

為甚麼你不應錯過這本書呢？除了上述優點之外，還有一項重要理由——華福是神自己施行奇妙大能所興起，兩千年教會歷史中僅見的屬靈運動，與每一華人信徒及華人教會，亦與普世福音大業之完成有莫大的關係，理應好好去認識它。

兄弟的禱告是：盼望藉這本書，更多的華人信徒和教會比前更懂得怎樣從華福運動得幫助；同時更懂得怎樣去幫助華福運動，使它更有力、更有用。

陳喜謙

（作者為華福聯絡中心總幹事）

# 張序

---

中國教會史的書籍為數很少，能引起人閱讀興趣而不失嚴謹就更十分難得。

本書內容，乃按作者在福樂神學院基督教運動發展史一科所學的理论架構來分析其所事奉委身的運動與機構，本書初稿原為英文神學碩士論文，其後連載中譯刊登，「學以致用」可充分在此見明。

來慰原不是受史學訓練，但本書已具備史學基本精神：「簡而要」、「明而確」、「省而賅」三大優點，而以普及的讀物出現，把華福運動始源發展全貌清楚展示，亦將其具時代性的意義陳明。

華福運動能被致以學術評價，來慰此書具有其可觀性的價值。而我每仔細閱讀時，深深的體會華福運動是一個很有意義，任務艱鉅，仍有待普世華人教會所重視的屬靈運動和工作。

來慰行文著述，不僅以此為學術研究，更本着「能知必能行」的一貫精神，視推動華福運動為己任，願意在一九八九年夏放下其博士班的學習，重投華福的事奉行列。他在書中所著的，已經充份熔鑄了他恢廓的胸襟和樂觀的情懷，每一環節都使我想到他生活的痕迹與生命的事奉。華人教會、華福運動就正是需要更多這樣的人！

張子華

（作者為華福聯絡中心副總幹事兼北美主任）

# 自序

這本書的「前身」，一共有兩個。

第一，它是一九八七年夏至一九八八年秋期間，我在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修讀宣教學神學碩士時所寫的論文，原是英文。

這論文在一九八八年秋完成。就我而論，這時間是蠻有意思的，因為這一年，剛好是我加入華福事奉的十週年紀念。

後來，我把論文改寫成中文，從一九八九年一月號開始，在華福《今日華人教會》月刊上，以「華福運動縱橫談」的專欄方式，分期發表。這就是第二個前身。經過一年半的歲月，終於完成撰述，可以輯錄成書。

因此，在這兩三年的生命歷程中，我必須銘謝以下幾位有關的人：

首先，在一九八五年夏，華福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及其他同工，讓我放洋進修足有四年之久，以致在進修的下半段日子有機會完成這個關於「華福運動」的歷史研究。從一九七五年開始與王牧師同工至今，他一直是我在神國事奉中最難忘的楷模，讓我具體看到作一個神的僕人、事奉神、服侍眾教會是甚麼一回事。他既已贏得「華福運動之父」的美譽，把此書獻給他，聊表我對他衷心的崇敬與感激，實在最適合不過。

其次，在福樂神學院做此研究寫論文時，陳濟民博士是我的指導老師，在各方面給我很多提點與意見。他的事奉經歷、學術造詣、對華人教會的認識、對宣教學的洞察……在在幫助我把寫論文變成一種享受。這個最後成品如果真有甚麼價值的話，陳老師自有他獨特的貢獻。

一九八八年冬，當時《今日華人教會》的主編黃漢森牧師邀請我開闢「華福運動縱橫談」的專欄，讓我有機會按期撰述，這個研究才能在華人教會當中面世，最後這本書才能出版。在此需感謝同工漢森兄及華福出版部其他同僚的合作，特別是潤飾初稿的多年同工文子梁弟兄。

在進修期間，內子適香一如往昔，做了很多事情，使我可以放心而專心地躲進象牙塔，過其上課、看書、寫論文的生活。兒子志聰及女兒志恩不但犧牲不少「家庭時間」，而且沒有給我甚麼麻煩，我怎能不感激這些可愛的家人呢？！

最後，謝謝每一位為本書寫序言的主內先進。但令我握腕痛惜的，就是在本書付梓之前，華福常務委員會前任主席吳明節牧師安返天家，來不及請他撰序，誠屬憾事。吳牧師對華福運動貢獻良多，實難不提。

這一切，都是上主莫大的恩惠。祂在我的際遇中賜下各種美好的人、事、物，把我包圍。願一切榮耀、頌讚、尊貴、權能……，都歸給至高的三一神。

林來慰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日  
序於香港

# 緒論

## 引言

「華福運動縱橫談」基本上是對「華福運動」的一個歷史研究。「華福」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的簡稱，這個不分宗派卻又屬於福音派的福音機構，於一九七六年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香港舉行後成立，從此正式揭開了「華福運動」，俟後「華福」兩字既指這個屬靈運動，也指這福音機構。

### 一、「華福運動」是甚麼？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華福運動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神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教會當中所興起一個歷史性、以福音信仰為本、促進普世福音事工的屬靈更新運動。這個運動可說是在近代普世福音派教會運動的主流範圍之內，就更近期的歷史觀點來看，它是一九七四年開始興起的「洛桑運動」(the Lausanne Movement)所產生的一個支流。因此，華福運動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國際性福音派教會所推行世界福音運動中的一部分。



## 二·爲甚麼要研究「華福運動」?

自從一九七六年華福運動興起至今，此運動本身曾發表過不少關於它自己及關於普世華人教會的資料。但到目前爲止，據筆者所知，仍未有人對華福運動有系統地及較學術性地作一番整理和研究。本研究的目的，就是爲填補這個學術上的空缺，盼望對普世華人教會，甚至對普世基督的教會，忝盡綿力，有些微的貢獻。

但除此之外，華福運動究竟有甚麼值得研究之處？它的重要性在那裏？它在華人教會的歷史上有甚麼地位？它在普世的教會當中又有何意義？在此需先作初步的交代。

華福運動承繼洛桑運動的精神，號召全球華人教會投身參與世界福音事工。洛桑福音事工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主席符禮敦博士（Dr. Leighton Ford）曾說：

華福運動也是洛桑運動一個主要的典形成果。每當人問我大型會議能夠產生些甚麼正面的美好果效時，我總會列舉幾個主要的範例……很多時候，我還會向人提及華福運動。因爲從很多方面來看，華福運動正是一個最能代表洛桑精神的楷模。<sup>1</sup>

符氏並指出華福具有以下三重楷模：（一）它是在禱告中產生的屬靈運動之楷模；（二）它是教會合作的楷模；（三）它是福音事工策略的楷模。

在華福刊物中常見的一句口號——「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已言簡意賅地把華福運動的宗旨說明出來。

自從一八〇七年英國馬禮遜牧師把福音傳到中華以來，在華人教會過去一百八十多年的歷史中，華福運動是一個史無前例的運動。到目前爲止，它是唯一能聯絡這麼多不同宗派背景及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的屬靈運動。從組織架構來說，華福是唯一能夠與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教會保持如此廣泛聯絡的福音機構。它是

目前在海外的華人教會中唯一推廣普世福音事工的聯絡網。

在某種意義上，華福運動既是一種合一運動，也是一種福音運動。它是合一運動，因爲參與這運動的教會同道並沒有宗派背景之分。參加此運動的華人教會領袖及平信徒，來自不同的教會傳統，包括聖公會、循道衛理會、長老會、浸信會、五旬節會等。它是福音運動，因爲它持守保守的福音信仰的立場（詳見附錄二〈華福宣言〉）。要它與同樣是福音派立場的〈洛桑信約〉認同並不困難。

華福運動自從一九七六年肇始以來，透過三次國際性的福音大會，十多次全球性或地區性的專題研討會，無數的文字出版和聯絡事工，在海外華人教會及信徒當中，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華福」已越來越成爲全球華人教會所熟稔的名字。

## 三·有關研究的方法

發起華福運動的華人教會領袖，一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認爲它是一個運動。在第一屆華福大會開始之前，現被稱爲「華福運動之父」的王永信牧師已說：

或許這次大會（即第一屆華福大會）最獨特之處，就是決心使這次七天的會議，不是一個結束，而是這個偉大屬靈運動的開始。<sup>2</sup>

到了一九八六年，華福董事會主席滕近輝牧師仍然肯定華福是一個運動。他說：

華福運動已經起步了十年，其影響更加顯著與普遍，但需待努力之處尚多。求主幫助我們，使「華福」成爲一種真正有力的福音「運動」。<sup>3</sup>

本研究將採取一種較爲客觀的治學方法，去判別華福運動是正如發起的華人教會領袖所說，是一項屬靈運動。本研究所採用的判別架構，是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宣教學院主任保羅·皮爾遜博士（Dr. Paul Pierson）所教授「基督教運動的歷史發展」一科中的架構，此架構具有八大題旨，其基本學理根據是說：在

教會歷史中，任何屬靈的更新或復興運動，均具有八大種類的因素，分別為：(一)歷史的處境；(二)資訊的擴散；(三)神學的突破；(四)屬靈的動力；(五)教會與機構；(六)宣教的架構；(七)關鍵的人物；(八)領導的形態。

皮爾遜博士是在研究過幾近二千年的教會宣教史，觀察過很多種在教會歷史上興起的屬靈運動、更新運動、改革運動和宣教運動之後，才歸納出上述八大產生運動的重要成因。在研究方法上，皮氏是採取「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即從眾多的事例中，抽取結納出一些共通的準則(general principles)。

本研究卻剛好相反，採取「演繹法」(Deductive Method)的進路，採用皮氏歸納出來的這八大題旨作為鑑辨的準則，以判別華福運動，看看它若是神在教會歷史中所興起的屬靈運動的話，是否也具備這八種因素。我們會把每一題旨逐一定義和解釋，並用以詳細分析華福運動，然後下個結論。本研究用的主要資料，是取材自華福在過去十多年來所出版的各種書刊，其中有部分文字原是英文，若需引用的話，筆者即自行譯成中文，以便讀者。

#### 四·歷史簡述

在未開始詳細研究華福運動之前，先在此簡述一下華福運動至今為止的簡單歷史。

雖然華福運動的真正根源，可追溯到本世紀之初(詳見下文)，但無可否認，一九七六年是華人教會歷史中開始華福運動的歷史性年份。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在香港揭幕，主題為「異象與使命」。一千六百多位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華人教會同工同道參與此盛會，誠然是華人教會一百七十年歷史中一項劃時代的創舉。

第一屆華福大會的董事會在會中通過了兩件重要事項：(一)成立一個永久性的機構，繼續推廣華福運動；(二)每五年舉行一

次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結果，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於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並立案註冊為非牟利宗教團體。有了這個組織架構，華福運動遂正式宣告誕生。從一九七六年起，華福運動除了舉行五年一次的華福大會之外，又舉辦了很多次其他專題性研討會，出版幾份期刊、數十本書籍，進行全球性華人人口、教會及信徒的調查研究，獲得世界各地不少華人教會、團契、查經班、個別信徒的支持。華福運動甚至有〈華福會歌〉及〈華福宣言〉(詳參附錄)，後者不難成為華福運動甚至華人教會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

一九七六年以來，第一屆華福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已連任兩屆(五年一任)。在一九八六年，王牧師把總幹事的棒子交給陳喜謙牧師。為方便研究起見，王永信牧師任期內的頭十年華福運動(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六年)，遂成為本研究所針對的階段。

至於所謂「縱橫談」，「縱」者指時間方面，本研究將追溯華福運動在歷史上的淵源及發展，尋索其脈絡；而「橫」者指空間方面，則概述華福運動如何在海外各地區及國家的華人教會中擴展發軔，以臻今日之境。

# 歷史的處境

## 何謂「歷史的處境」？

在上一章緒論中，筆者指出「華福運動縱橫談」基本上是對「華福運動」的一個歷史研究，而研究的方法是採用皮爾遜博士研究屬靈運動的理論架構，其中包括八種產生更新或復興運動的主要因素。本章先探討第一個主要因素，名曰「歷史的處境」(Historical Context)。

皮爾遜博士發現：教會歷史上很多屬靈更新或福音廣傳的運動，都是由一個關鍵性的因素所致，這個因素就是歷史的處境。他的結論大致上說：在某個歷史時刻，一切處境的條件都似乎充分具備，時機成熟，致使某些事情的確發生。<sup>1</sup>

我們若探究一下華福運動的起源，也能發現產生這運動的歷史處境，也同樣具備一些合適的客觀條件，使到這個運動水到渠成，開花結果。在這一方面，我們需要追溯兩大歷史脈絡，第一條脈絡關乎地理和政治，第二條則與宣教運動有關。

## 一·地理/政治發展——一九四九年的巨變

這一方面的發展有另外兩條路線可供追尋：一般華人移居海外的發展，及華人信徒遷徙海外的發展。

### (一)一般華人移居海外的發展

自從漢朝（約主前二〇六年至主後二二〇年）以來，華人已不斷移居高麗（韓國）、日本、越南、緬甸、馬來亞、印度及其他東南亞地區。至宋朝（九六〇至一二七八年）時代，華人南遷的地區伸延至菲律賓及印尼。元朝（一二八〇至一三六八年）較先進的航海技術，甚至把華人帶到中東。到清代末葉（十八世紀末），大批南中國的勞工被「賣豬仔」（販賣）到歐美各地。這個階段不但是華人遍佈全球的最後發展環節，也是華人移徙海外最多血淚的一頁。<sup>2</sup>

據估計，現今在中國大陸以外全球各地，共有為數約五千萬左右的華人。語云：「有海水的地方，就有華人。」華人廣泛散居幾乎世界每個角落，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 (二)華人信徒移居海外的發展

自從一八〇七年馬禮遜牧師把純正的福音傳到中華之後，基督教在華一直遭受官方和民間的排斥與迫害。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統治大陸之後，華人教會與信徒所遭受壓迫之大，無論在範圍或程度上均屬史無前例（真希望是空前也是絕後！）。觀乎中國近代史或華人教會史，一九四九年肯定是重要的歷史里程碑，蓋因在這一年之後，不但有大批華人離鄉背井，移居海外，也有很多華人信徒同樣告別家園，連同很多西方宣教士及教會事工遷離大陸，使海外信徒及華人教會的發展史，揭開新的一頁。

有關這個大動亂的時代，確實的統計數字並不易得，例如究竟有多少華人信徒因一九四九年的巨變而與神州道別，並無準確的統計。比較有確實統計的，倒是當時離華西方宣教士的數目，以下一兩項數字，雖有「管中窺豹，但見一斑」之嫌，總能幫助我們見微知著，一瞥當年的情況。據差傳史家尼爾（Stephen

Neill）報導，在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之時，中國大陸共有四千零六十二名更正教宣教士，及五千六百八十二名天主教西方神職人員。<sup>3</sup>至一九五一年，當共黨對宗教開始實施鐵腕政策之後，單在這一年便已有三千二百二十二名西方宣教士被逐離大陸工場。<sup>4</sup>穆尼漢（Stanley Mooneyham）則說，到一九五三年時，整個神州大陸只剩下十名美籍更正教宣教士，其中八名且已身陷囹圄。<sup>5</sup>

共產政權不但迫使全部西方宣教士及宣教事業遷離大陸，也使很多華人信徒、教會、神學院、福音機構等轉移陣地，在海外各區尋求棲身之處，另起爐灶。因此，一九四九年對海外華人教會而言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分水嶺，特別是臺灣、香港、東南亞、北美等地區，都因為在五〇年代有大批逃出大陸的信徒及教會事工湧入，而突然經歷明顯的增長。<sup>6</sup>趙天恩博士在分析近代華人教會歷史時，也以一九四九年為主要的時限，來畫出中國大陸教會及海外華人教會兩方面不同發展的階段。<sup>7</sup>

就華福聯絡中心前總幹事王永信牧師所見，一九四九年的巨變甚具屬靈的意義，因這是神給華人教會「兩次打擊」的第二次（第一次是中日戰爭，迫使信徒向中國內地擴散，把福音傳入內陸）。他認為這次史無前例的打擊，是神對付「內向……只顧自己」的華人教會管教方法之一。他說：

今天神把一個雙重的責任交託給在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教會。第一方面的責任就是帶領普世華人歸主。我們也相信神同時給我們第二個責任，叫我們無論在甚麼地方，就向當地的人傳福音。在菲律賓的華人教會，應向菲律賓人傳福音；在泰國的華人教會，也應該向泰國人傳福音；在美國的華人教會，亦應該向美國人傳福音。福音的工作不是單方面的，是對流的。<sup>8</sup>

在另一篇文章中，王牧師把華人及華人信徒擴散海外的事實喻為一盤棋局，而神自己正是這局棋的「策劃者與主持者」。他提出的問題是：

今天，神是否又在着另一步棋呢？華人流散海外為時已久，但是在最近三十年之中情況更為加劇，前所未有之多的華人知識分子今天散居在南洋各國以及美、加、歐、澳等地。在他們中間有相當數目的人是基督徒。今天這些散居各地的華人基督徒在順或逆的環境下，勇敢地在當地建立極多的華人教會……我們似乎又看見了神的手在作工。<sup>9</sup>

在神的手中，華人信徒與教會因一九四九年的政治浪潮而被迫散居全球，形成星羅棋佈之局，而且在海外迅速增長，構成一個教會史上前所未見的聯絡網。經過差不多四份之一個世紀的發展與茁壯，海外華人教會漸漸長大成人，具備足夠的條件，可以參與普世福音運動，與西方教會並肩作戰。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從天而來、強而有力的號召，催使他們投入戰場。這個號召，至終來自全球國際性福音派教會的宣教福音運動，就是下面要談的宣教運動的發展。

## 二·宣教運動的發展——普世福音運動

基督教這個運動，自創始者耶穌基督之後，就一直從巴勒斯坦向四面八方擴散發展，歷世歷代以來，在時空兩個幅度上不斷延伸，直到今日。

在廣義上，雖然華福運動的最終根源可以（而且必須）追溯到初期教會，但從宣教發展史較狹義的角度來看，它的肇始卻是與近代西方教會及華人教會的宣教運動有最密切的屬靈血緣關係，茲分述如下：

### （一）西方教會的福音運動

在基督教運動的發展史上，十八世紀是極之重要的世紀。著名教會史家賴圖烈博士（Dr.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稱這世紀為「偉大的世紀」（The Great Century），<sup>10</sup>蓋因在這世紀揭幕前數年（一七九二年），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創立浸信宣教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毅然前往印度宣教，掀起了整個世紀浩浩蕩蕩的差傳大進軍，從而贏得教

會歷史上「近代差傳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Missions）的美譽。

不出三年（一七九五年），另一宣教差會（Missionary Society）在倫敦成立，後改稱倫敦宣教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up>11</sup>該會於一八〇七年派遣馬禮遜牧師（Rev. Robert Morrison）來華傳道，正式寫下更正教華人教會第一頁的歷史。從此之後，歐美的差傳運動漸次發展，宣教差會成立如雨後春筍，宣教士前仆後繼，紛紛把福音帶到未得之地，用血、淚、生命寫下宣教史輝煌的一章。

要推動一個如此波瀾壯闊的宣教運動，不能單憑一、兩個滿有異象的宣教巨人奔走呼號，廣傳偉大的異象與需要，也需多次宣教會議的羣策羣力，去鼓吹差傳負擔，徵集人力物力。於是，由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西方教會先後舉行幾次意義重大的差傳會議，激起連串連鎖式的宣教洪濤。

教會史家賴圖烈（Latourette）告訴我們，早在一八五四年，已有宣教會議在紐約及倫敦舉行。<sup>12</sup>宣教學教授莊士敦（Arthur Johnston）則指出，一八五四年十一月四日至五日在紐約市舉行的，可算是第一次由差派宣教士的差傳機構組織的國際性宣教會議。在其中，英國一位具雄才偉略的宣教士鼓吹全球性的宣教合作。<sup>13</sup>

下一個值得注意的國際性差傳會議，是一八六〇年舉行的利物浦會議。雖然莊士敦認為這次會議的國際代表性頗為「有限」，<sup>14</sup>但賴圖烈卻認為，這次會議的價值，在於它引發了「一系列」「世界級」的差傳會議。<sup>15</sup>

一八七七年，在中國上海舉行的一次宣教會議，有來自二十間不同宣教機構的四百七十三名宣教士出席參加，規模殊不算小。<sup>16</sup>（一八九〇年，上海再舉行另一次宣教會議，共一千二百九十五名宣教士出席。）<sup>17</sup>

一八八五年，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著名佈道家慕迪（D. L. Moody）在他所舉辦的研經會中，大力提出舉行世界宣教會議

的需要。翌年（一八八六年），他即在麻省黑門山（Mount Hermon）舉行學生宣教會議，有二百五十位來自九十家大專院校的學生參加，宣教史上著名的「海外宣教學生志願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於此誕生，喊出至今仍被很多福音運動所臨摹的口號：「在這一代把世界福音化（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

從這一年到該世紀在歷史上消逝的短短十四年內，歐美共有五千名青年學生獻身差傳事工，其中有一千五百五十名（幾達三份之一）前赴世界各地做宣教士。<sup>18</sup> 該運動歷數十年之久，在一九二〇年之後才漸趨式微。這運動一共产生二萬零五百名宣教士踏上工場，其中近三份之一來華傳道，<sup>19</sup> 華人信徒聞此怎能不肅然起敬！

十九世紀結束之前，最後一次最令人觸目的宣教會議，是一八八八年六月一日在倫敦揭幕的「海外差傳百週年紀念」大會（Centenary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共有一百四十間差會的一千五百七十六名宣教士參加。<sup>20</sup>

甫踏進二十世紀，普世宣教運動又掀起另一高潮。一九〇〇年四月，又一福音信仰的宣教會議在紐約迦內基會堂（Carnegie Hall）舉行，有一千六百六十六人代表全球四百個宣教團體參加。為期十天的會議，還吸引了二十萬名信徒參加各類聚會及活動，盛況空前。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先生，即為是次大會講員之一。<sup>21</sup>

十年之後，著名的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Edinburgh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在蘇格蘭舉行，這個不分宗派的大會，重申上述「在這一代把世界福音化」的口號，有一千三百五十五名宣教機構的負責人及教會領袖從世界各地赴會。當年來自中國的華人代表有誠靜怡等三人。<sup>22</sup>

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講師陳金獅弟兄把愛丁堡會議形容作「『偉大的世紀』中最後一次偉大的福音信仰的宣教會議」，但它卻

又是「合一運動第一次基礎性的會議」。<sup>23</sup> 這個評論相當中肯。歷史告訴我們，「福音」和「佈道」等字的真義，在一九一〇年的會議中開始變質，漸漸偏離保守的傳統信仰，以至及後從這會議繼續發展下去的運動，演變成今日的「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不但轉離「把世界福音化」的正途，反而趨向「把福音世界化」的歪路，在大前提上與故有的福音信仰大異其趣。這個被保守福音派稱為新派（或現代派、自由派、不信派等）的發展，儼然又是另一運動，按下不贅。

不久之後，整個地球在短短三十年內遭受兩次慘烈的世界大戰；自由派神學中「天國實現人間」的美夢被砲火轟得粉碎淨盡。反而，福音信仰所堅持惟有耶穌基督是人類盼望的信息，於此益見真實。

一九四九年（戰後不久），葛培理牧師在洛杉磯舉行佈道大會，一鳴驚人，在八個星期之內有三十五萬人聽講福音，三千人悔改信主，福音的大能不但引起全國注意，亦使全球矚目，令人刮目相看。<sup>24</sup> 從此，全球的福音信仰可說死灰復燃，重踏復興之途。

一九六六年，正值動盪的六十年代中葉，葛培理及一些福音信仰的領袖，在西德柏林舉行「世界佈道會議」（World Congress on Evangelism），主題是「一族類、一福音、一使命」（One Race, One Gospel, One Task），目的是探討如何把福音傳給這紛亂的世代（毋忘六〇年代的越戰、民權運動、稀癩士等問題）。是次柏林會議有一千二百多位來自一百個國家的教會領袖出席。會議繼承十九世紀末的宣教會議之精神，重新肯定基督福音之必須，並研討普世宣教佈道策略。是次會議，也有華人教會領袖參加。

柏林會議之後，各地領袖均感需要舉行地區性的福音會議，因此，葛培理佈道團在隨後幾贊助了好幾個區際福音會議，包括：一九六八年新加坡會議（亞洲）、一九六九年明尼阿波里市會議（北美洲）、一九六九年波哥大會議（南美洲）及一九七一

年阿姆斯特丹會議（歐洲）。由於前兩者與華福運動有間接淵源，需略述如下：

1.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三日，葛培理佈道團贊助在新加坡召開的「亞洲及南太平洋宣道會議」（Asia-South Pacific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sm），主題為「基督尋找亞洲」（Christ Seeks Asia）。出席會議者有來自二十五個亞洲國家的一千一百位代表。<sup>25</sup>

在這個會議中，華人同工之多，可說是出席同類會議之冠——約有三百五十人。<sup>26</sup>王永信牧師相信，華福運動的精神，在這個會議中已開始浮現了。他報導說：

除去在十一月四日星期六晚所舉行的紀念禮拜外，在（華人）代表團請求之下，大會特別規定出來半小時為中國大陸的信徒禱告。來參加禱告會的會眾極多……在大會之中發生了一件歷史性的事情，就是一百二十多位從亞洲、歐洲，及美洲來的（華人）傳道人，在十一月八日星期五的晚上，聚在一起有主內交通，大家都相信在（華人）教會歷史裏，這是第一次有如此多的傳道人在海外聚集在一起。<sup>27</sup>

這一次交通聚會由滕近輝牧師及趙世光牧師主領，參加聚集的同工同道都

享受與從別的國家來的同工同道見面交通，聆聽神在世界其他地方偉大的作為……他們決定出版一份通訊，交換關於工人供求信息、代禱事項、教會活動報導等……他們推舉香港的代表負責編輯、出版及發行這份通訊……這是從亞洲、歐洲及美洲來的華人教會領袖第一次有機會如此見面……表示出在事奉上需要彼此合作的意願。<sup>28</sup>

2. 一九六九年九月，葛培理佈道團又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里市舉行「美國佈道會議」（United States Congress on Evangelism）。這次會議，有五位在北美事奉的華人同工參加，其中一位是前中國信徒佈道會副總幹事游宏湘牧師。他指出這個會議「對當時與會的一些中國牧師及傳道人最具影響力，這

些神的僕人，開始看清在北美的中國基督徒與中國教會間彼此攜手合作的重要性。」<sup>29</sup>

談到這裏，暫且離開以西方教會為主流的普世宣教運動，回頭看看華人教會中的福音運動。

## （二）華人教會的福音運動

篇幅所限，本研究未能詳述早期西方宣教團體在中國大陸所推行的宣教運動，所召開的宣教會議，及一九一〇年愛丁堡會議之後影響所及的中國教會本色化運動。況且，由於本研究專注論述的華福運動，是在中國大陸以外發展的一個福音運動，除了前文曾提到的一些歷史背景的淵源之外，根本上與大陸的教會沒有其他直接的關係，因此，現只需繼續探究海外華人教會中福音運動的推展。

從上文可見，在六〇年代末期開始，神在海外華人教會的領袖當中已經播下普世福音運動的種子。最明顯可見的，就是一九六八年的新加坡會議，稍後是北美方面的發展。

前文已提過，自從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淪入共黨的手之後，很多華人及華人信徒大舉移居海外，除了臺灣、香港、東南亞等地以外，另一個主要的「避難所」就是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因此，在五〇及六〇年代，北美的華人人數漸增，華人教會及查經班也隨之增長，日見興旺，到了一九六五年之後，已足具實力，可以邁進一個「穩定增長期」的階段。<sup>30</sup>

除了上文所提一九六九年明尼阿波里市的美國佈道會議之外，在這個時代另一個與北美華人福音運動有密切關係的宣教會議，是翌年（一九七〇年）舉行的「爾班拿學生宣教會議」（Urbana '70）。這個由美國校際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於戰後開始主辦，三年一次的宣教大會，到一九七〇年已是第九屆。這個會議，結果成為北美華人福音運動的催生劑。有份出席該會的游宏湘牧師回憶說：

十位來自各個不同教會的神僕更彼此明證了這個共同所見的

異象，當時大家立即組織了一個五人委員會，在人前，在神前立志向所見的目標努力，二年多以來辛勞的籌備工作，終於使得這次一九七二年的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議（NACOCE '72）<sup>31</sup> 得以順利地在加州瑞查森泉展開。<sup>32</sup>

一個有系統地推動普世福音事工的運動，於焉在北美的華人教會中誕生並開展。北美華福運動其中一位發起人于力工牧師，早就看出這事工的屬靈意義，他說：

NACOCE 興了起來。這不是一個教會聯合會，（我們也不願意看見有這樣的一天，落到聯合會這樣的情形。）乃是一個運動。<sup>33</sup>

游牧師補上一句說：

一些外國宣教士也開始注意到這運動的意義。<sup>34</sup>

王永信牧師在回顧頭兩次北美華福會議的時候說：

北美福音信仰的華人信徒，深深感覺到佈道、差傳，及神學訓練各方面，亟需合而為一。結果，北美華福會先後於一九七二年及一九七四年在美國舉行了兩屆會議。<sup>35</sup>

游牧師又補充說：

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已順利完成兩屆大會。藉着它的啟迪，七六年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已進入籌備的階段，該會將於一九七六年在香港召開。因着它的鼓勵，一些教會領袖願意敞開胸懷，與異己者同心合力。<sup>36</sup>

除了一九七二年及一九七四年之外，北美華福繼續在一九七八年、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三年及一九八七年前後共舉行了另外四屆的福音會議。

讀者容或記得：世界性的華福運動在一九七六年正式產生，而北美華福的事工仍在北美推展下去，在這十一年當中，北美華福運動與全球性的華福運動基本上是分開推動，但性質上卻又是十分相同的福音運動。就機構的組織而言，兩者是完全獨立的團體，雖然有不少北美的華人教會領袖，也參與了全球性的華福運動。

一九八三年北美華福在芝加哥召開第五屆福音會議之時，兩個運動的領導人決定有更密切的合作。北美華福的董事會邀請世界華福在北美十個地區的區主席加入，而世界華福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則被邀請出任北美華福的代總幹事，任期兩年。<sup>37</sup>

到一九八七年八月，北美華福在溫哥華舉行第六屆會議，董事會一致通過與世界華福合併，成為世界華福在北美區的事工。<sup>38</sup> 北美華福在南加州的辦事處，遂改為世界華福北美辦事處。

交代了北美華福運動的興起並融入世界華福運動的簡單經過之後，現在必須回頭再說全球性華人福音運動的誕生。

如上文所提，以西方教會為主流的福音宣教運動，在一九六六年的柏林會議中大得復甦，隨後又在世界各大洲有具體的地區跟進工作，其中特別有亞洲區和北美區的會議，使這兩區的華人教會領袖同受這個福音運動洪流的震撼，同沾福澤。而北美的華人同工更加因為多注射了一服強心劑——七〇年的爾班拿會議（Urbana '70）——頓然促成北美華福運動，比世界性的華福運動先起步了兩年，成為一股前導的力量，奠下先例。

然而，在神美好的計劃與安排之下，真正激發全球華人福音運動誕生的，毫無疑問是一九七四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也就是著名的第一屆洛桑大會，其主題是「全地當聽主聲」（Let the Earth Hear His Voice）。

王永信牧師憶述華福運動如何在這個歷史性的大會中孕育誕生：

機會終於來臨……有四千多位福音信仰的教會領袖，從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前來，聚首於瑞士洛桑……其中大約有七十位是華人同工……他們每天在會議開始之前一個小時聚集禱告。經過很多禱告與商討，終於作了一個決定。時候到了，應該舉行一個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日期：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地點：香港。<sup>39</sup>



這個令人振奮的決議，立刻就在洛桑大會會場中給公佈出來。王牧師說：

有十來位少壯派的華人出席者，在會議最後一天，站在會場的大門口，向所有出席人派發三千五百份宣傳單張，請他們都為一九七六年的華福大會代禱。<sup>40</sup>

結果，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議，如期在香港舉行，正式揭開了華福運動的序幕，這個福音運動就在華人教會的歷史中誕生了。

## 結語

綜合本章所述，可見產生華福運動的歷史處境，一方面是地理/政治形勢所促成，蓋在過去（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一直有華人及華人信徒移居海外，散佈全球，在空間上準備好了這個歷史的「舞臺」，等待華福運動登場上演。另一方面，又有普世福音運動在時間上不斷在過去兩個世紀推動運作，時興時落，卻到了動盪的六〇年代中期，倏然經歷空前的復興，而且在七〇年代中期給推至一個高潮，不但是西方的教會，連其他地區（包括第三世界）的教會，也感染到這運動浩蕩的聲勢，慶幸華人教會也受波及，先是北美方面，因七〇年的爾班拿大會醞釀了北美華福運動；後是全球方面，因七四年的洛桑大會而發軔了世界性的華福運動，一先一後，共同激盪出華人教會的福音運動，迸發出華福運動的火花。

論到正式肇始華福運動的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華福董事會主席滕近輝牧師說：

這絕對不是件偶然的事。如果在十年前（甚至在五年前）有人想發動舉辦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他們必定會失敗。這一次「華福會」能夠舉行成功，其基本原因有二：①世界各地華人教會領袖在福音聖工上普遍的採取了更積極的態度。這一種新熱誠促使他們超越傳統上的藩籬，互相合作，尋求如何能更有效的宣揚福音。②各地華人教會領袖獲致更廣闊的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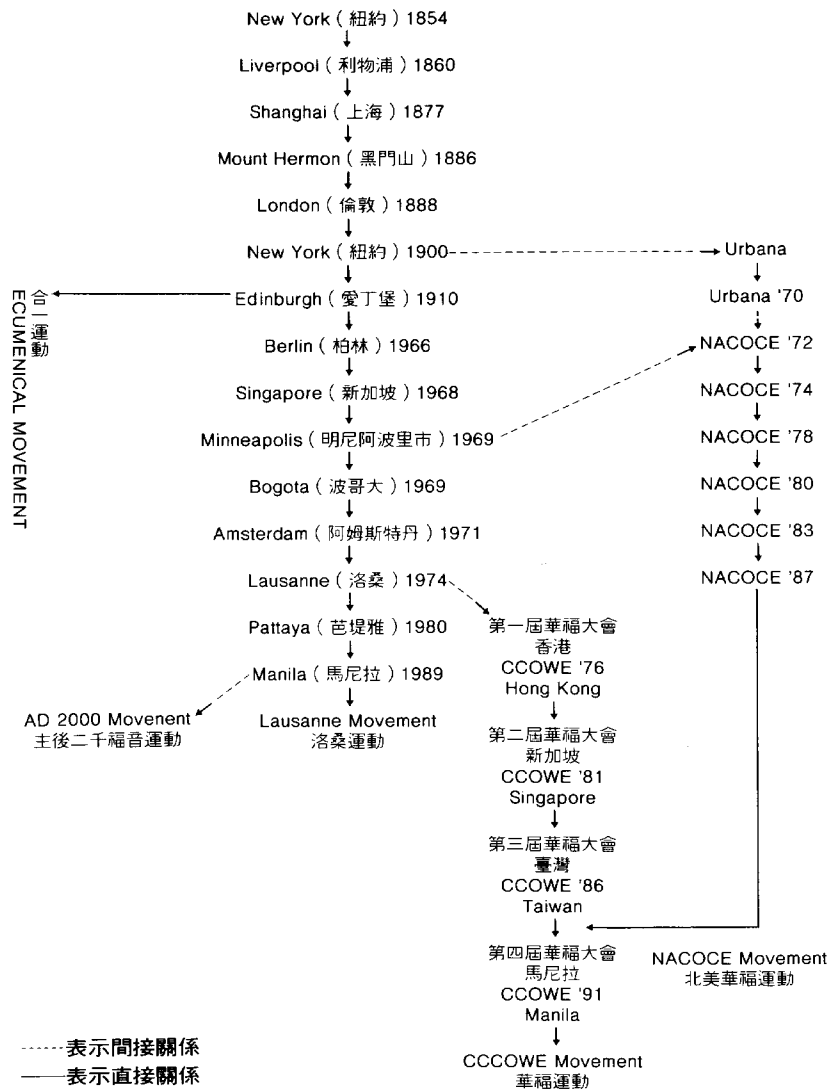
野，對於合作有進一步的認識與追求。<sup>41</sup>

換言之，在神永恆的計劃中，華福運動早不早，遲不遲，就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瓜熟蒂落，出現在華人教會歷史的舞台上。

若比較「近視」一點來看，華福運動看似是直接源於洛桑的普世福音運動，但比較「遠視」一點來看，則華福運動可說是源於在「偉大的世紀」中所興起的宣教運動。若再推進一步去想，又可以說是根源於初期教會已經肇始的福音運動。無論如何，華福運動終究是站穩在教會正統的福音運動的主流當中，可說是這個主流在華人教會中間推展出來的一條支流。不妨說：華福運動是普世福音運動的一個「華人版」（或中文版）！

為了幫助讀者明白這些運動的發展和來龍去脈，釐清這些時空交錯的複雜處境，最佳的辦法，莫如把它們用下面的圖表簡單描繪出來，<sup>42</sup>讓讀者可以一目了然，知個所以然，作為本章之結束。

圖一：華福運動發展圖



# 資訊的擴散

## 何謂「資訊的擴散」?

除了上一章詳述的「歷史的處境」之外，另一項與客觀環境有關而產生屬靈運動的因素，可稱為「資訊的擴散」(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福樂神學院皮爾遜博士在研究眾多的屬靈運動之後，歸納出另外一個發現：在這些運動的勃興過程中，資訊的擴散也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在某種程度上，一般運動都有點像傳染病——能夠彼此感染、互相激盪。皮博士的「資訊的擴散」之論旨指出：「有關運動的消息一經傳開，就產生運動的旁枝。一般運動如是，觀念的散開與傳遞尤其如此。」<sup>1</sup>

上一章「歷史的處境」，已詳細交代華福運動如何根源於普世的福音差傳運動，然後在華人教會當中展開。或可這樣說：推動華福運動的原動力，起初其實本於西方教會一連串的福音會議，多於來自華人教會本身。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一系列的福音及差傳會議，早已迸發出普世宣教的火花。一九六六年的柏林會議，更激盪開圈圈的漣漪。爾班拿大會的餘波，亦不斷洶湧澎湃。從六十年代開始，遍佈全球的海外華人教會領袖，只要稍為關心一下天下事，無不被普世福音事工的挑戰所衝擊。他們開始看見當前時代的異象，從而對使命有所承擔，也感到躍躍欲試。

### 資訊擴散的動力

在這個環球性的福音信仰運動中，我們實在無法抹煞科技文明和大眾傳播媒介在其中所運作的動力。傳播科技的演進史，與全球社會的發展史，兩者如何互相影響，是一個極其錯綜複雜的問題，非本文所能詳究。

在這一章有關資訊擴散的篇幅中，我們暫且簡單地指出：自從一四五六十年德國古騰堡的活版印刷機面世之後，傳播事業就有了空前的大突破。隨後，發明家不斷把日新月異的傳播媒介和通訊科技貢獻予人類社會，其中主要的有十七世紀的報紙、十八世紀的雜誌、十九世紀的照相機、電話、電報、留聲機、電影、電臺播音、電視，以至二十世紀的人造衛星、電腦等。

因着這些發明，人類通訊越來越方便、快捷、真確。再加上其他交通運輸工具不斷推陳出新，整個地球越縮越小；到六〇年代，傳播大師麥魯恆（Marshall McLuhan）已把這個世界形容作「地球村」（Global Village），證諸今日世情，麥氏在這一方面誠有先知的觸覺和洞見。

由此，普世宣教運動的進程，直接或間接受到資訊傳播的影響，教會對身處的世界所掌握的資料越來越真實正確，海外宣教的異象和挑戰也隨之更清晰、活現、迫切。試想像一下：十九世紀初期的宣教士，在差傳會議中最多只能口述報告宣教工場「實況」；今天，宣教士在宣教年會中已常採用各種影音媒介，栩栩如生地把工場展陳在會眾面前；反過來，很多教會領袖，甚至很容易便可以親身到宣教工場觀摩視察一番，體嘗工場實況。

在二十世紀的中葉，除了一些因政治或其他因素而封閉的地區之外，其他各地人類社會普遍享受大眾傳播及通訊的無比方便，遍佈全球的海外華人教會，浸淫在這處境中，豈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對普世福音事工無動於衷呢？

談到近代資訊的擴散，不能不提一個與普世福音事工運動有密切關連的另一運動，就是六十年代在美國興起的「教會增長運動」（the Church Growth Movement）。

一九五五年，馬蓋文博士（Dr. Donald McGavran）出版了《神的橋樑》（*The Bridges of God*）一書，探討教會增長的基本原理。十年後（即一九六五年），馬氏在加州福樂神學院創辦宣教學系，教授教會增長及其他有關宣教課程，掀起了這運動，對美國及世界其他地方教會的增長，並普世福音運動，無論在理論架構或事工實踐上，均帶來難以估量的貢獻。馬氏現被尊為「教會增長運動之父」，殊非倖致。

這個國際性的教會增長運動，對華人教會也有深遠的影響。單從上一章提及的北美華福運動及本書專論的世界華福運動，已可見一斑。

一九七四年第二屆北美華福會議在美國伊州惠敦學院舉行時，教會增長已成為大堂研討的課題之一。<sup>2</sup>兩年後，第一屆世界華福大會在香港舉行，教會增長的課題又再度出現。<sup>3</sup>華福聯絡中心成立後兩年，在臺灣臺北近郊金山舉行的世界華人教會增長研討會，馬蓋文博士應邀為主要講員；<sup>4</sup>翌年，華福香港區委會亦在香港舉行同類研討會。<sup>5</sup>及後，世界各地華人教會均先後舉行大大小小與教會增長有關的聚會，有些由華福區委會主辦，有些則否。華福事工及刊物，至今仍經常探討有關教會增長的題目。「教會增長」之風由西方教會（尤其是美國）吹入華人教會，似是不爭之事實，是為「資訊擴散」的原理一個貼切的具體例證。

### 資訊擴散的途徑

除了在海外華人教會中有份於散播教會增長的觀念及事工之

外，華福運動由始至今，不斷透過各種大眾傳播媒介，推介很多其他事工的新觀念及挑戰。以下簡單概述華福運動擴散資訊的三個主要途徑：

### 一·動力會議

讀者必仍記得：華福運動是在一九七四年的第一屆世界福音會議（洛桑會議）中孕育醞釀，而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華福大會中正式誕生。這個從會議誕生的屬靈運動，似乎難免繼續使用會議來推動其異象與使命。由於這些會議在此運動中發揮衝擊觀念的動態功能，王永信牧師遂形容這些會議為「動力會議」。<sup>6</sup>

除了華福董事會在第一屆華福大會中決定每五年舉行一次同類會議之外，華福聯絡中心幾乎每年均最少舉行一次國際性的專題研討會，探討華人教會當前迫切的課題。至今為止，曾商討過的題目已有中西合作、差傳、教會增長、青年福音事工、婦女事工、華裔事工、大眾傳播、福音與文化、佈道、神學教育模式、信徒全面培育等（詳見附錄四）。

華福聯絡中心也經常鼓勵及協助各地區委員會主辦地區性的福音會議、專題研討會等。曾透過會議推動事工之地區包括中華民國臺灣、西馬、菲律賓、泰國、沙巴、汶萊、砂勞越、印尼、北美、中南美、澳洲、歐洲等。

### 二·印刷媒體

由創立至今，華福運動不斷使用文字媒介，一直出版定期刊物及不定期書籍、單張、海報等。茲列介主要印刷媒體如下：

#### （一）《今日華人教會》

此月刊之前身為《華福會通訊》，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華福大會前已出版，至一九七七年一月易名為《華福雙月刊》，每期六頁。一九七八年一月，再易名《今日華人教會》雙月報，一年後改為月刊，彩色封面印刷，現每期約五十多頁，發行二萬多份，遍及全球華人教會及信徒之手。

#### （二）《教牧分享》

此雙月刊創刊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專為華人教牧傳道人及全

時間神學生而設，篇幅約二十頁，每期發行六千多份。

#### （三）《普世華人》

英文月刊，名為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創刊於一九七九年二月，原為打字油印之新聞通訊，至一九八三年改為照相植字柯式印刷，篇幅由三頁增至十六頁，目的為向西方及第三世界教會報導華人福音事工，每月發行八千多份。

#### （四）《華人神學期刊》

創刊於一九八六年七月，屬半年刊，內容以學術性神學論文及書評為主，每期一百多頁，發行約一千五百份。

#### （五）《華福北美月刊》

其前身為《北美華福雙月刊》（創刊於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八年一月開始改為月刊出版，只發行於北美華人教會信徒間，每月約四千多份。（補註：該刊於一九九〇年始改回雙月刊。）

#### （六）《北美華人》（英文雙月刊，原名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

一九八九年一月創刊，專為北美華裔而設。

上述期刊，除《華人神學期刊》需要讀者繳付訂閱費之外，其他均免費贈閱。另最後兩種期刊由華福北美辦事處出版，其他則由香港的華福聯絡中心出版。

除定期刊物，華福也陸續出版各華福大會、專題研討會及其他重要會議之彙報，並其他研究報告或專書。值得一提者，是一九七九年六月開始推行的「普世華人教會資料統計研究計劃」，最後結果給編纂成《華人教會手冊》，中文版在一九八一年出版，英文版於翌年出版，為華人教會史上前所未見的海外華人及華人教會參考資料。此手冊經重新修訂改編後，成為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當代華人教會》叢書，共七冊。

### 三·影音媒體

華福運動用以傳遞異象、擴散資訊的另一主要媒介為影音視聽媒體。到目前為止，三屆華福大會的實況，均給攝製成十六厘米的電影或錄影帶，所有大堂聚會均給錄音，並製成盒式錄音

帶。其他華福主辦的重要聚會，皆有錄音記錄。

此外，報導全球華人福音需要的電影〈十萬萬靈魂〉及幻燈片〈龍情〉，再加上其他推介華福運動的影音幻燈製作，都是華福在大眾傳播方面所採用的媒介。

在上述三種擴散資訊的途徑中，最後一類的影音媒體顯然是最弱的一環，箇中原因，主要是影音人才難求，而且影音製作費用高昂，在錢財與人才不足的情況下，華福運動在這方面尚未盡用現代媒介，在推廣福音運動上發揮更廣泛更深入的效能。

## 神學的突破

### 引言

筆者在第一章緒論中已指出，本研究是採取美國福樂神學院皮爾遜博士一個有關屬靈運動的理論架構，來分析華福運動，看看它是否也具備一般屬靈運動的八大因素。前兩章已先後討論過「歷史的處境」及「資訊的擴散」兩大處境性的成因（Contextual Factors），本章接續談第三大因素，名為「神學的突破」（Theological Breakthroughs）。此因素與下一章論述的第四成因——屬靈的動力（Spiritual Dynamics）可合稱為屬靈的因素（Spiritual Factors），因兩者皆屬靈性方面的範疇（Spiritual Realms）。

### 華福運動的屬靈本質

一九八一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二屆華福大會中，新加坡神學院榮譽院長葉恩漢牧師在「華福之夜」的聚會上，發長了一篇講章，題為「華福與教會」，對華福運動有十分中肯的評價。葉牧

師在信息中指出說：「……『華福』不是出於人意的運動，它是聖靈親自感動、帶領的運動。」<sup>1</sup>

在該屆大會彙報的一篇序言中，華福董事會主席滕近輝牧師也重申說：「『華福』在實質上是一種運動。在一方面講，它是一種響應——對聖靈帶領的響應，投入全世界傳福音的洪流之中；在另一方面講，它是推動——聖靈推動華人教會傳福音所用的器皿。」<sup>2</sup>

小心觀察華福運動的人，實難抹煞聖靈在這個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這個運動被稱為「屬靈運動」誠屬恰當，而其中屬靈的本質和成分，也理所當然地成為研討的範圍與課題。本文先聚焦於其中一個屬靈的因素，即「神學的突破」。

### 「神學的突破」之基本涵義

皮爾遜博士在研究教會歷史中眾多的屬靈更新及福音廣傳的運動之後，提出這個名為「神學的突破」之論旨，其主要的基調是：

（教會歷史中）大多數新興的更新及向外伸展的運動，同時是附帶着一些對福音或基督徒生活某方面嶄新的認識，是以前沒有被看到或被遺忘了的。<sup>3</sup>

最為人耳熟能詳神學突破的例子，可舉初期教會的時代，原是猶太人的使徒們，開始認識到「神是不偏待人」（徒十34），外邦人也可以得到神的救恩，而且可以不必奉行割禮（參使徒行傳十、十五等章）。而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更正教的列位改革者如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慈運理等，重拾一些基要的聖經真理（例如「唯獨恩典」、「唯獨聖經」等），脫離天主教的桎梏，讓神的百姓重見真理之光，也是因神學突破而產生劃時代性運動的典型例子。

華福運動為華人教會帶來了一些甚麼神學上的突破呢？前文提過，自從一九七六年發起至今，華福運動曾出版不少書刊，召開多次會議，很多華人教會領袖在其中發表不少言論，限於篇

幅，筆者實在沒可能把這些言論及觀點來一個全面而深入的條分縷析，整理出一套「華福神學」（如果有這麼一樣東西的話）。筆者只提出華福運動較常強調的一些課題，忝作範例。

在查究華福運動的神學突破之前，我們必須先認識一個事實：基督教不能虛懸在真空之中，很難避免披上一件具體的文化外衣。<sup>4</sup>舉例說：一個華人信徒，他不但是一位相信福音的人，他同時仍然是一位華人。同樣，一間華人教會，不只是一羣信徒生活在一起，這些信徒也同樣是一羣華人。因此，不論是個體性的華人信徒或者是羣體性的華人教會，在其中仍然有很大的「華人成分」。華人教會如是，西方教會或其他教會亦然。

再者，我們需要認識另外一個事實：世上並無十全十美的文化，<sup>5</sup>任何文化，均有其本身優勝之處，也有其拙劣之點。於是，被不同的文化器皿所盛載着的神國子民，無論是個人或整體，亦非白璧無瑕。

明白這兩個基本原則，或可進一步推論說：無論是華人信徒或華人教會，都有從文化而來的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

華福運動一貫的言論和主張，可以說很大部份是針對華人信徒及華人教會特有的短處與缺點而發，幫助其脫下這些從文化及舊生命而來的「舊衣」，穿上更合乎聖經、更酷肖基督生命、更與福音相稱的「新衣」。這就是華福運動所帶來神學上的突破。

例如，在上引的講章中，葉恩漢牧師就指出：「有四種觀念我們必須突破：一·突破閉關自守主義……二·突破宗派主義……三·突破英雄主義……四·突破種族主義……。」<sup>6</sup>

華福前總幹事王永信牧師曾列舉一些表現於華人教會中的華人民族性之弱點，其中包括家庭觀念、鄉土觀念、保守、安分、含蓄、自私、個人權威、種族優越感及自卑感、不安全感等。<sup>7</sup>

華福運動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幫助華人教會及信徒看見本身因民族性而引起的弊病，從而對症下藥，治療這些不合真道、不合神心意的文化沉痾，活出更榮美的屬天生命。茲選出兩三項華人教會較常見而嚴重的積習，簡論如下：

### 一·一盤散沙

國父孫中山先生早就醒覺到中國人是「一盤散沙」，<sup>8</sup>文化學者梁漱溟也有同樣的英雄之見。<sup>9</sup>

已有幾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雖同屬炎黃子孫，卻是由漢、滿、蒙、回、藏……等族組成，漢族仍佔百份之九十四強。大漢中華雖以國語（普通話）為全國官方語言，但全民分佈二十多個省份，各有極之異殊的地理、社會、風俗、方言等背景，這些久積的客觀因素，不使華人四分五裂如一盤散沙者幾稀矣。

至於海外華人，則在這些既成的分殊因素之中，再加上客居世界各地的本土社會文化的薰陶與影響，只有使原本一盤散沙的情況變本加厲，實無減輕的可能。

論到海外華人教會，情況就加倍複雜了。除了承受故土原有的紛雜文化之外，加上散居海外的多元處境，還要再附帶第三層次的分裂因素，就是外國宣教差會引進中華的各種宗派分歧，海外華人教會及信徒之複雜性由此可想而知。

華福西馬地區委員會已故區主席許彼得牧師早曾作如下分析：

緬甸自馬禮遜來華傳教迄今將近一百八十年，初時宣教士乃來自各國，因各有其宗派背景，各持其優美歷史淵源及雄厚經濟與人力；加以中國地域遼廣，教派各據一方，在福音工作上，缺少聯絡，更談不到合作，以致停滯於故步自封的狹隘範疇中，造成華人教會支離破碎。<sup>10</sup>

如果在中國大陸上的華人教會早已有此現象，於一九四九年之後散遷海外各地的華人教會，其一盤散沙之局必更益形嚴重。

難怪在七十年代初期北美華福運動興起之時，海外若干華人教會領袖已開始洞悉這一危機，指出其中的隱憂：

許多年來中國基督徒就早以不能彼此合作聞名。也不知有多久了，中國信徒們被人形容成一盤散沙一粒粒相分；也不知有多久，撒但很有效地利用「先分裂、再征服」的手段來打擊中國教會……<sup>11</sup>

於是，一盤散沙不但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寫照，也是海外華人教會恰當的描述，華福運動的領袖常借此來慨歎地形容華人教會由於各種成因而四分五裂、不能團結合作、各自為政的局面。

以下一個雖屬虛構卻有事實根據的例子，或可佐證海外華人教會不肯彼此合作的若干問題：

在歐洲某國某城市中有兩家華人教會，教會甲屬長老宗，牧師為北方人，聚會以國語（普通話）為主；教會乙屬五旬節宗，牧師為南方人，聚會以粵語（廣州話）為主。由於甲乙教會彼此的宗派背景、信仰特色、語言、會友等均相當差異，故雙方甚少來往。在過往的歷史中，或許會發生一些類似「偷羊」的個案，兩家教會遂有些「過節」（嫌隙），誤會日久加深。

在該城市中，華人移民人數卻逐年遞增，已達數以萬計，除了新移民外，也有新一代的土生華裔日漸長大，整個華人社區的華僑移民及土生華裔亟待教會有效地向之傳福音。遑論當地的外族人。

可惜兩家華人教會，就純因為彼此不同，再加上一些不必要的嫌隙，而不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建立合一的見證。未信主的同胞實無法被這兩家教會吸引，對華人信徒掛在口邊的耶穌基督的福音，完全不感到有何值得欣羨之處。

這個例子雖被簡化，卻是現實中會有的個案，是華福運動發展過程中常見的現象，在華人教會中屢見不鮮。

為求解決這個一盤散沙的積弊，華福運動在早期就提倡「國度觀念」，作為支離破碎的海外華人教會之一服解藥。華福聯絡中心早期有一份宣傳簡介單張的內文說：

華福運動是一個不分宗派的運動，在眾華人教會中作橋梁。華福服侍全教會，促進「國度觀念」，以達到教會的合一與合作。華福在華人教會中間是一個守望者，一個先知的聲音，一個策略的推動者。<sup>12</sup>

華福運動的領導人相信神國的觀念能夠幫助華人教會開廣心胸，摒除狹窄的堂會觀念和宗派主義。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華福

大會中，大堂研經講道的信息重點已集中在國度的題目上。<sup>13</sup>十年後的第三屆華福大會，「國度」仍然成為早堂研經聚會的三個分題其中一個。在中間的十年，「國度」不斷成為華福主要刊物《今日華人教會》的論述主題（參該刊一九八五年一至五月號），及數篇文章的論題。<sup>14</sup>王永信牧師甚至曾強調說：「華福運動是一個『入世』的天國運動。」<sup>15</sup>

與天國觀念有密切關係的，就是華福運動經常鼓吹華人教會在普世福音事工上需要有關靈方面合一與合作的精神。早在第一屆大會中，「合一與合作」的口號已給喊出來了，<sup>16</sup>這句口號亦曾成為《今日華人教會》月刊探討的主題（一九七九年二月號）。王永信牧師在解釋第一屆大會為何要以「異象與使命」為主題時說：「整體的重點是在合一與傳福音這兩方面。」<sup>17</sup>

天國的觀念無疑是華福運動所倡導的神學上的突破其中一要點，目的為針對華人教會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的現象，促進廣大的胸襟，達成合一與合作的理想。<sup>18</sup>

遠東福音廣播公司香港執行主任盧家駁牧師曾說：「華福中心是一個華人教會劃時代的合作計劃，現在仍在起步的階段，同工們非常努力，但它的成敗有繫於各地華人教會給予之合作與支持！」<sup>19</sup>誠斯言哉。

## 二·「來」的心態

數千年來，中華民族的世界觀認為，華夏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一帶，居四方之中，東南西北有的不過是夷蠻戎狄等未開化民族，因此，華夏民族自古以來用「中華」、「中原」、「中國」等稱謂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其自我中心的心態，不言而喻。

從前，當中國強盛時，這種自滿自足，唯我獨尊的心態尚有根據，強大的中國甚至會征服毗鄰的民族，且要它們按時向中土天朝進貢。日積月累，中華民族逐漸培養了一種「只有外人來，不必咱們去」的內向心態。（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猝然暴露了這種閉關自守、目空一切的天朝心態，竟仍能持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能不令人嘖嘖稱奇，甚至握腕痛惜！）

這種「來」的心態，不但深埋於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中，也存留在華人信徒的思想裏，繼而也表現在一般華人教會的事工上。華人教會普遍的特徵是內向，不思外展，缺乏進取。

在聖經真理的亮光之下，這種「來」的心態，剛好與「大使命」中「去」的教訓完全相反。主耶穌在升天前向門徒頒佈的普世宣教使命，是一個要「往普天下去」的吩咐（太二十八19；可十六15）。這個對外看的導向，與華人教會安於對內的導向，恰如南轅北轍，一百八十度地相反。

針對這個弊端，華福運動由始至今，一直相當強調華人教會參與普世宣教、海外差傳事工之重要。第一屆華福大會（一九七六）的節目，就有一次聯席研討，專注探討華人教會的海外差傳工作。

當時，中國信徒佈道會總幹事，且曾有多年推動教會差傳事工的鄭果牧師，甚至引用馬太福音二十章一至十六節所載葡萄園的比喻，解釋它可象徵歷代教會的差傳歷史，極力強調華人「人口最多、分佈最廣，華人教會尤應負起差傳的責任」，起來迎接差傳歷史中的「最後一棒」。<sup>20</sup>鄭牧師又指出，華人教會從事差傳工作，應有三方面的突破：一·由本地突破到外地；二·由同語文突破到異語文；三·由「差錢」突破到「差人」。<sup>21</sup>

十多年後的今天，華人教會究竟在跨越文化的差傳工作及差遣華人宣教士方面突破了多少，恐怕還需不斷的反思和行動罷？！

在第一屆華福大會舉行後不到兩年，華福聯絡中心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至十日假菲律賓碧瑤市舉行世界華人教會差傳研討會，主題是「全教會將全福音帶給全世界」，<sup>22</sup>更全面而深入地探討華人教會海外差傳事工的各有關課題。在這次研討會中，西方教會若干著名的宣教學者如溫德博士（Dr. Ralph Winter）、戴頓博士（Dr. Edward Dayton），及連大理牧師（Rev. Denis Lane），均被邀作大會主要講員。

華福運動在頭十年的歷史中，透過會議、出版、研究等渠



道，喚起各地華人教會要改變「來」的心態，進而採取「去」的行動，着實付出不少努力。好幾年前葉恩漢牧師已表明說：

華福運動不斷推動教會有差傳的事奉，今天（筆者按：時為一九八一年夏）世界上四千間華人教會，有十份之一有差傳的事奉。我們不能否認這個成果是受華福運動的影響……華福運動對教會增長提倡不遺餘力，今天華人教會已經有了許多新的觀念，如同信徒總動員、信徒訓練、羣體歸主運動、核心小組運動、建立新堂運動等等，我們絕對不能否認有許多教會因為對教會增長有新的觀念，其推行的結果已經看見顯著的成果。<sup>23</sup>

### 三· 長遠計劃

華人的思想，其實自古有「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等為明日早作準備的觀念。但不知怎的，這些傳統的民族美德，在華人教會中卻鮮有表現，一般事工很多時候只是「當一日和尚敲一日鐘」。華福董事會主席滕近輝牧師曾就此慨歎說：

華人教會素來缺少統計數字。所有的，常是片面的、地區性的。因此，對於教會現狀的了解，也是殘缺不全的。既無對現況的正確認識，當然談不上對將來的計劃與策略。<sup>24</sup>

華人教會一向不大重視長遠的計劃與事工的策略。華福聯絡中心前總幹事王永信牧師認為，「華人教會喪失了一個重要的生長因素——長遠計劃」，是由於華人教會在一百七十多年「多災多難的歲月」裏所經歷的「動盪不安」所致。他指出：

因此，華人教會之一般工作時常缺乏通盤計劃，即或一些宗派本身有較長遠的計劃，但宗派之間卻無密切聯繫，使華人教會全面性的合作幾乎成為不可能。以致今天華人教會之工作方式常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挪東補西，捉襟見肘。<sup>25</sup>

前文曾提過，華福運動曾受教會增長運動影響頗深，在早期推動的時候，已開始呼籲華人教會需要注意長遠地計劃各種事

工。正如王永信牧師指出：

華福中心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就有很重的負擔要推動一項「世界華人教會事工十年展望」，但是當我們開始籌劃進行的時候，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缺乏完備可靠的普世華人及華人教會的資料，是以我們不得不從最基本方面着手……決定立刻進行「世界華人資料統計研究計劃」。<sup>26</sup>

於是，在一九七八年，華福聯絡中心向中國神學研究院商借得其拓展部主任羅曼華博士，全職負責推行「世界華人資料統計研究計劃」，經過兩年半的時間，搜集各有關資料，終於編纂成《華人教會手冊》一書，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中文本，翌年出版英文本。這誠然是華人教會歷史上劃時代的創舉。

一九八一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二屆華福大會，其中推行的主要事工，即鼓勵全球各區華人教會，根據《華人教會手冊》之基本資料，為本區訂「十年增長計劃」，尤其注重三大方面的增長：一·信徒增長；二·堂會增長；三·工人增長。<sup>27</sup>

在當時總幹事王牧師高瞻遠矚的異象中，這個「十年展望」的增長藍圖，仍不過是「華人教會百年大計」當中的「第一步」而已。<sup>28</sup>除了踏出了這第一步之外，華福對它本身及對普世的華人教會，均以一九七六年（華福運動肇始之年）為起點，訂下一個二十五年的事工計劃，投射一個更長的遠景。這個歷時四份之一個世紀的計劃，包括五個各佔五年的時期：<sup>29</sup>

- 一·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一年——異象突破時期
- 二·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六年——培植訓練時期
- 三·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一年——長大成人時期
- 四·一九九一至一九九六年——海外廣傳時期
- 五·一九九六至二〇〇一年——普世廣傳時期

到了一九八六年第三屆華福大會在臺灣舉行之時，華福再為其後五年釐訂一個更具體的五年計劃如下：

- 一九八七年：佈道年
- 一九八八年：生命年

一九八九年：華裔年

一九九〇年：管家年

一九九一年：宣教年

由此，華福運動在一向見步行步、鮮有長遠打算的華人教會當中，鼓吹長遠計劃的重要，亦以身作則，在事工方面釐訂目標與方案。當然，這些藍圖，是否如期實行兌現，有待以後研究華福運動的人另作評估。無論如何，有目標（即使達不到），總比無的放矢、無定向、打空氣的事工更優勝，更合聖經的原則。

## 屬靈的動力

### 引言

《華福運動縱橫談》一書，一直把華福運動看作是教會歷史中眾多屬靈運動的其中一項，並以美國福樂神學院皮爾遜博士的一個理論架構，分析構成華福運動的八大因素。前文已先後探討過「歷史的處境」、「資訊的擴散」，及「神學的突破」三大成因，本章繼續論述第四大因素，名曰「屬靈的動力」（Spiritual Dynamics）。頭兩個因素屬於處境的因素（Contextual Factors），第三及第四個可合稱為屬靈的因素（Spiritual Factors），因兩者皆屬靈性方面的範疇（Spiritual Realms）。

### 何謂「屬靈的動力」？

皮爾遜博士在檢視過教會歷史中很多屬靈的運動之後，歸納出一項通則。他發現出現於基督教運動史的很多更新及福音廣傳運動，往往具備一些不同種類的屬靈元素或成份（spiritual elements），構成這些更新、復興、事工擴展的內在動力，支

配着它的運作，支持着它的延續。<sup>1</sup>

典型的例子，可舉十八世紀由衛斯理兄弟所倡導的「循道運動」(the Methodist Movement)，從中可見若干屬靈的動力不斷地運作。例如，約翰·衛斯理四出佈道，信主者衆，他就把這些歸主的人嚴謹地組織起來，成為「會社」(societies)，又把會社分為「團隊」(bands)，再把團隊細分為「班會」(classes)，目的是使每一班會小組成為「在一位成熟的基督徒督導之下，一個提供親密團契生活的方法，藉此促進靈命和德性的成長」。<sup>2</sup>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用細胞小組的方法從事門徒訓練。

此外，衛斯理又善用很多「愛筵」(love feasts)、「守夜聚會」(watch-night services)、「盟約聚會」(covenant services)等方法，加強信徒的培育及肢體生活。當然，衛斯理兄弟(尤其是查理士)創作數以百計的聖詩，也構成循道運動中一種獨具特色的屬靈動力。<sup>3</sup>這些詩歌傳誦至今，膾炙人口，歷兩個世紀仍不衰，影響之深遠，根本大大超越了循道衛理宗的教會。

華福運動有些甚麼屬靈的動力是值得注意的呢？篇幅所限，本章只選兩項——禱告與團契，探究其在華福運動推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

## 禱告

華福運動一項較突出的屬靈動力，應算是禱告。曾經很多次，該運動的領袖們懷舊地津津樂道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華福運動是一九七四年第一屆世界福音會議在瑞士洛桑舉行時在禱告中孕育誕生的。當時的詳情，本書第二章在縷述華福運動的歷史處境時已交代過，於此不贅。

其實，在華福運動正式興起之前，其前身——北美華人福音運動(the NACOCE Movement)亦已相當注重禱告。在憶述一九七二年第一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時，游宏湘牧師有以下的報導：

最值得一提的是原先在大會節目單上所沒有一個半小時的禱告會，當早晨的查經聚會結束之後，大會主席王永信牧師要求一、二位弟兄做結束禱告，但這一、二位弟兄的禱告最終卻變成了十人、二十人甚至更多人的禱告，整整九十分鐘，大家站在陰冷的禮堂裏，絲毫沒有察覺到時光的飛逝。一個接一個，也有時兩人一同開口禱告，大家在神前敞明自己的心意，無論是靜默的，無論是流淚禱告的，人人在神前悔改，為他人代求，讚美神的聲音更是不絕於耳，神的靈澆奠在我們中間，是大家在當時都能體會到的。<sup>4</sup>

兩年後，第二屆北美華福大會的參加者再次經歷到活潑禱告的動力，尤其是在晚堂的聚會中，游牧師再報導說：「聚會完後，便是禱告會，它是支撐整個大會的力量。」<sup>5</sup>

當華福運動在一九七六年假香港舉行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之時，前兩次北美華福聚會注重禱告的衝力，彷彿延續到世界性的華福聚會裏面。大會的第二天(八月十九日)，于力工弟兄帶領禱告會，「很快就帶衆人進入禱告的靈裏，同心同聲的祈禱，即刻就匯成浩瀚的海洋，波濤壯闊。」<sup>6</sup>而同一天的晚禱，「由馬來西亞精力充沛的鄭國治弟兄帶領，聖靈如火如風的澆灌了全場。」<sup>7</sup>

有趣的是，這次盛會中會衆同聲禱告的聲浪，竟然大到構成一個問題。聚會到了第四天，

由於以往的禱告會，大會同聲禱告，音浪甚高，與會的老年人，頗難忍受，故此建議會衆，改用較低的聲音，讓我們在平靜安穩中得力量。聖靈仍然臨格在禱告中，由狂飈巨浪，轉而為松濤鳴澗，甘美馨香不殊於前數日。<sup>8</sup>

俟第三屆華福大會在臺北舉行時，禱告仍然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從以下報導可見一斑，值得詳細一點引述：

在這次大會中發生的事殊非偶然，都是不少禱告的結果……華福運動萌芽於一九七四年洛桑會議中七十位華人教會領袖的同心禱告，一直以來亦由禱告所支持。參加的人都可以感

覺到，這一次（第三屆）大會也是由迫切的禱告承托的。大會禱告組負責人周神助牧師，在臺北動員了一千名代禱勇士，在會期之前及會期當中不斷為大會祈禱。這些代禱勇士包括大臺北區教會更新婦女禱告團契數以百計的姊妹，她們為大會最少禱告了六個月的時間，有些是個別私禱，有的是每週一次集體禱告。

在大會期間，每天早上的程序均以半小時的禱告會開始……祈禱的熱忱，在大會結束前一天的禁食禱告會達到高潮。在那歷時近兩小時的禱告中，與會者有時是默禱，有時是大家手牽手揚聲禱告。各人自我省察，向主認罪，又特別為大會，也為個人、家人、朋友、教會的復興，為同胞的靈魂及世界其他民族重燃福音的負擔禱告，還有很多其他禱告項目。到最後，雖然禁食禱告耗時三小時，遠超過大會原定的一個半小時，但卻很少人有怨言，反之，很多人在散會之後滿有喜樂，靈裏得着復甦。<sup>9</sup>

綜上以觀，若說在洛桑會議中誕生於禱告氛圍的華福運動，亦在禱告的動力中繼續成長推進，相信是一句中肯的結論。

有關禱告在華人教會及華福運動中所佔的重要地位，王永信牧師會有以下的提示：

禱告，是華人教會的希望……華福中心的負擔也是要在全世界華人教會中推動禱告。因為我們看見這是一條鑰匙，禱告的鑰匙沒有打開，其他一切都沒有根基。教會復興需要禱告作根基。<sup>10</sup>

在推動禱告的事工中，華福聯絡中心曾於一九七九年十月出版《代禱》小冊子，一九八四年三月出版《禱告手冊》（中文），同年六月出版《禱告日記》（英文），並在期刊中經常刊登有關禱告的主題、特稿，或專欄文章。多年來，也在全球華人教會當中，每年以聖靈降臨節為「華福禱告日」，鼓勵眾教會為普世福音事工禱告。

## 團契

在華福運動的活動中另一項常見的屬靈動力，就是在華福聯絡中心或華福各地區委會所舉辦的聚會中，參加者所享受到的聯誼與團契生活，特別是在一些國際性的聚會，親密聚首的感覺和滋味尤見突出。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華人信徒，一旦有機會匯集一堂，激發一種難以言喻的「一體感」，倍覺親切歡愉。

這種真摯的感受，並不止源於在基督裏屬靈的認同感，更是與華人民族的特質有關。華人傳統古有明訓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篇）這種好客，重視「見面之情」的華人傳統，是促成華福運動賴以在全球各地把華人教會及弟兄姊妹聯絡維繫起來的重要凝聚力。

葉恩漢牧師曾在新加坡第二屆華福大會上說：

有一位北美資深的領袖對我說：「我們撇下一切不談，光是我們這從世界三十個地區而來，一千五百位代表能夠聚集一堂禱告、敬拜、團契、交通——在神的面前，在天使的面前，甚至在撒但的面前，這實在是一個偉大有力的見證。」<sup>11</sup>

在該次大會中以觀察員身份參加的《今日基督教》前資深編輯德格拉斯（J. D. Douglas），在會後的報導中也贊同說：「整個大會由始至終很明顯有一種和諧的精神。」<sup>12</sup>

推動華福運動的華福聯絡中心，其事工的重點可說是繫於「聯絡」兩個字。這是華福運動的精髓所在。它是一個連繫與溝通的網絡。從某方面來看，華人是相當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但另一方面，華人仍是一種羣性頗強，重視家族宗親鄰里關係的民族。華福運動即需在這個張力當中求取一個平衡，盡力剔除華人教會及信徒中從民族性而來的不合作積習，同時努力發揮民族性中重關係、講情誼的優點，用於福音事工上，在教會與教會之間、宗派與宗派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並其他各種可以想像得到的組合，建立橋樑，推行合作，目的是把華人教會分散各地的力量匯集一起，擴展神的國度。

無可諱言，華人民族性的「黏力」，在華福運動中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王永信牧師亦曾公認：「有些西方宣教士曾表示華福具有過多的種族意識，他們說華福應該更多注意其他民族，應該有更濃厚的世界觀。」<sup>13</sup>

對於這個來自西方教會的忠告，王牧師有以下的解釋：從原則方面來看，此一說法是正確的……但從實際推進來講……則必須從頭一步一步作起……不可否認，種族的「認同感」是華人教會的一個寶貴的「團結力」，藉着這團結力，華人教會一切潛在力量可以真正逐步發揮出來……我們的目標是全世界，但是我們必須有一個「起點」，有一個「灘頭陣地」，而種族的認同感可以幫助建立此一陣地。<sup>14</sup>

## 教會與機構

### 兩種架構

使一般更新、復興，或宣教運動得以衍生並推展的因素，除了本書前文所論述處境及屬靈的兩大因素之外，第三組因素是屬於架構的因素（Structural Factors）。在這一組成因當中，我們需要探討兩個主要的命題，其一是關乎「教會與機構」的論旨，另一是關乎「宣教的架構」的論旨。本章先論述前者，後者留待下一章探討。

美國福樂神學院皮爾遜博士在研究教會歷史中一系列屬靈運動之後，歸納出這個「教會與福音機構」的論旨，指出在教會歷史中，上帝經常使用兩個基本的架構，來完成祂救贖人類的使命。一為「靜態的架構」（Modality），二為「動態的架構」（Sodality）。<sup>1</sup>

其實，最先提出這個論題的並非皮爾遜博士，而是曾一度為其同僚的著名宣教學者溫特博士（Dr. Ralph D. Winter）。早在一九七四年，溫氏發表一篇在福音信仰教會圈子中被認為是劃時

代的宣教學重要論文，即題為「上帝救贖使命中的兩個架構」。<sup>2</sup> 溫氏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在基督教運動史的發展過程中，無論它是以西方的或東方的形式出現，始終仍會由兩個基本的架構所構成。溫氏用 Modality（權譯作「靜態的架構」）這個詞稱第一種架構。在使徒時代，其典型例子是在各城鄉市鎮中的「教會」（如耶路撒冷、安提阿、哥林多等），即經常固定在一處聚會、擘餅、相交、見證的信徒羣體。而第二種架構，溫氏稱之為 Sodality（「動態的架構」）。若再舉使徒時代初期教會的雛型例子，就如保羅和巴拿巴、西拉和馬可這些到處巡迴佈道、廣傳福音的宣教隊伍。所謂靜態與動態之分，主要乃根據其事工的形態而定，不一定有好壞的價值判別。

就現代的處境而言，所謂靜態的架構，當指世上各地的地方性堂會，就是一般人所稱的「教會」（church），固定在一地方經常舉行主日崇拜、主日學、團契、水禮等活動。而動態的架構，就包括所有在這些教會以外、負有特殊使命和任務的「福音機構」，與教會平行的輔助性組織（一般稱之為 para-church organizations），例如宣教差會、聖經翻譯社、神學院等。

## 兩種架構的關係

在華福運動的發展史中，這兩種上帝藉以完成其救贖大計的組織架構，究竟扮演些甚麼角色？它們具有甚麼意義？它們如何互相影響？這是我們需要探究的。

前文在追溯華福運動緣起之時，已展現出華福運動主要是由兩股時代性的力量匯聚在一起併合而成。其一是七〇年代初期在北美洲發起的「北美華人福音運動」（the NACOCE Movement），另一是在一九七四年第一屆世界福音會議（洛桑會議）舉行時，有七十多位與會的華人教會領袖一致決定推行全球性的華人福音運動。

對北美華福運動的早期發展史有相當認識的人都會同意：此運動之所以能夠產生及推行，得力於美國中國信徒佈道會不少的

幫助，當時「中信」的創辦人兼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及其他同工，對推動北美華福的事工會作出相當程度的貢獻。實際上，當時的北美華福只具雛型，既無專職同工，亦沒有自置的辦公室及其他行政設施，端賴一些教會及福音機構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玉成其事。北美華福的領導同工，大部份是美國及加拿大各地華人教會的牧師傳道人和平信徒領袖，小部份是福音機構的同工及神學生。<sup>3</sup> 由此可見，北美華福運動的推動，已促進教會及福音機構成員的合作，產生一個跨越兩者的屬靈運動。

至於參加一九七四年第一屆洛桑會議的華人教會領袖，也大部份是教會的牧師傳道和平信徒領袖，福音機構的全職同工仍佔少數。無論是北美的華福運動，或是全球性的華福運動，都可以說是教會與福音機構這兩個架構的成員攜手合力推展開來的。

論到一九七六年在香港舉行的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華福董事會主席滕近輝牧師就有以下細微的觀察：

赴會的人是世界各地宗派的聖職人員與平信徒領袖們（皆以個人身份參加），包括了聖公會……長老會……浸信會……信義宗……衛理宗……中華基督教會、神召會、弟兄會、播道會……潮人生命堂、中華傳道會、中國佈道會、宣道會等，另外還有許多獨立教會的領袖們，神學院長們……基督教獨立機構的領袖們（例如文字工作、廣播工作、研究工作、戲劇工作、工業福音工作、福利工作等等）。<sup>4</sup>

換言之，華福運動的發軔與發展，主要是得到很多華人教會的牧師傳道人及平信徒領袖，再加上不少福音機構的領導人及同工參與和支持，才有今天的成果。

而當推動華福運動的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於一九七六年正式註冊成立時，它即開門見山地清楚表明，它是一個動態的架構，而不是一個靜態的架構。在華福聯絡中心的宣傳品上（尤其是《今日華人教會》月刊），華福經常刊印以下的字句，標明其性質、立場，和事奉的角色：

華福中心不是一個宗派，不是一間教會，也不設立教會，乃

是一個服務的機構，服侍教會，成為教會的僕人，不分地區，不分宗派，推動福音的廣傳，促進教會的合作，成為縱與橫的橋樑。<sup>5</sup>

葉恩漢牧師也曾以斬釘截鐵的語氣，把華福聯絡中心這個堅定的立場重申如下：

「華福」本身不是教會，也絕對不會組成所謂「華福教會」，成立另一種宗派。如果是這樣，「華福」走錯了方向，必為大家所唾棄。如果是這樣，「華福」恐怕不是「華福」，乃成為「華禍」（華人教會之禍）！<sup>6</sup>

華福前總幹事王永信牧師曾經仔細地把「華福運動」和「華福機構」分辨出來。他說：

我們知道，「華福運動」與「華福機構」是兩件事。華福運動是大家所盼望在今日華人教會中能夠產生的各種新的氣象、異象、方向與動向。華福機構（包括華福董事會、常務委員會、普世三十九地區華福會及華福聯絡中心）則是推動此一運動的僕人與橋樑。華福運動應該長久的活在普世華人教會之中。但是華福機構卻是能夠越早結束越好。因為那就表示華福運動的推動已經到了一個地步，以致此一運動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屬靈意義與行動，在華人教會中已經生根建造，可以繼續生發不息，拓延壯大，日新而又新，直到主來！<sup>7</sup>

如果華福口口聲聲說它不是教會，而是福音機構，那我們必須提發一個問題：華福與整體的或單獨的華人教會，究竟有些甚麼關係？甚至再進一步，華福與整個耶穌基督的教會，如何互相配搭，成為神完成救贖大計的架構？

## 華福的三重角色

上文所引的立場說明，已暗示出華福寧看自己為教會的「僕人」與「橋樑」。除此之外，華福也多次聲明說，它要扮演一個「先知」的角色；以下即簡述華福的三重角色：

### 一·華福是僕人

華福聯絡中心所刊印的一份宣傳單張，早已表明「華福中心不是教會，而是教會的僕人，服侍教會」。

美國加州金門浸信會神學院教授唐佑之博士曾說，「華福是藉服侍以領導」。<sup>8</sup>就華福的聯絡事工而論，唐牧師也指出一個事實：

在聯絡方面，另一種可能的危險，是引起人們誤會，以為華福是一種超組織（super-structure），督導教會。華福一直強調服侍教會，作眾教會的僕人。僕人的形像是必須有的，這種形像也敦促教會作僕人，忠心事奉神、服侍人。<sup>9</sup>

葉恩漢牧師也補充說：

「華福運動」絕對不是反對宗派的運動……（它）不但不會鼓勵人反對宗派，而且會鼓勵人為着愛主，更加效忠於自己的宗派和教會，更加知道如何發揮他所屬的宗派和教會潛在的傳福音的力量。<sup>10</sup>

### 二·華福是橋樑

華福的宣傳品，不只說自己是僕人，也多次籠統地自稱是「教會之間的橋樑及全面性事工的推動者」。

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華福大會所擬寫及發表的〈華福宣言〉，就具體地列出四項華人教會常見的鴻溝與隔閡，需要華福運動在其中扮演四種橋樑的角色：<sup>11</sup>

1. 建立兩代之間的橋樑——「……父老欣賞青年人的單純幹勁，年幼的尊重年長的屬靈閱歷……兩代之間，藉此打成一片，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2. 建立新舊之間的橋樑——「……『華福』應在這方面善盡鋪路作用，以促進新舊思想的交流與了解，擴展福音領域，多多為主得人。」

3. 建立東西之間的橋樑——「……『華福』應使本身成為東西的媒介，助長雙方優點的發揮，促成雙方均衡的運用，使福音工作越過一切界限，達到前所未有的功效。」

4. 建立宗派之間的橋樑——「……『華福』應努力消除各宗派之間的隔閡，促進了解，加強交通，使華人教會在人力物力的集中運用上，發揮最大潛能，藉此榮神益人。」

### 三·華福是先知

早在華福運動開始向全球華人教會推廣的時候，當時的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已經表明得很清楚：

靠主恩典，華福乃是站在時代的尖端，用先知性的眼光透視今日的世界及教會，將教會應作未作以及應興應革之事藉口頭、書信、文字、研討會、地區性福音會議等與各地教會及同工同道們分享。<sup>12</sup>

葉恩漢牧師也認同這一說法，他補充說：「……華福聯絡中心也是一個『看更人，以先知的眼光，按照聖經的原則，將切合時代的信息傳遞給普世華人教會。』」<sup>13</sup>

正如前文會提及的，華福運動的先知性事奉，是向散佈全球的華人教會，推廣普世福音廣傳的異象，灌輸神國的觀念，提倡福音事工的合一與合作，提出全乎聖經、切合時需的事工新概念及模式，更新華人教會及信徒從文化傳統承襲而來的不良積習。

華福聯絡中心出版的主要刊物《今日華人教會》月報，經常使用兩句口號，標榜它本身的宗旨與功能——「傳先知的信息，作教會的僕人」。這兩句話，也可概括整個華福運動在華人教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 宣教的架構

### 引言

前文提到一般更新、復興，或宣教運動的衍生與推展，除了「處境」及「屬靈」兩大組因素之外，還有第三組因素，名為「架構的因素」(Structural Factors)；而這一組因素包含兩大命題，其一是上一章探討的「教會與機構」，另一則關乎「宣教的架構」(Mission Structures)，是本章的文旨。

### 何謂「宣教的架構」?

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皮爾遜博士在綜覽教會歷史中一系列屬靈運動之後，歸納出這個宣教架構的論旨，大意是指當教會把福音傳入新領域之際，很多時候必須創立某些宣教架構來促成。<sup>1</sup>

這個論旨，證諸基督教史家賴圖烈(Kenneth Latourette)所稱「偉大的世紀」(the Great Century, 即一八一五至一九一四年)，尤為真確。在這一百年的宣教世紀中，開拓邊疆的差傳事工發展得如火如荼，有很多嶄新的宣教組織，均在這可歌可泣



的年代中初次湧現。<sup>2</sup>

有「現代差傳之父」(Father of Modern Missions)美譽的著名墾荒宣教士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早在一七九二年曾發表一篇劃時代的論文，題為「基督徒使用方法以改變異教徒之責任初探」(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sup>3</sup>題目中的「方法」(means)一字，是指如何創立前所未有的宣教機構，把福音帶到從未聽聞福音的人羣當中。這些宣教組織的典型例子，可舉克里自己創辦的倫敦傳道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sup>4</sup>及華人教會所熟知，由戴德生(Hudson Taylor)創立的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sup>5</sup>

這個宣教架構的論旨，若囫圇吞棗地應用在華福運動身上，似乎頗有困難，因為在這個運動的發展進程中，完全沒有類似上述的宣教組織或差傳機構的設立。箇中原委，至今應甚明顯：蓋因華福運動的事奉取向，並不涉及開荒性質的，或直接傳福音佈道的工作。華福聯絡中心也不是一個差派宣教士的機構。華福運動的本質，並不要求它創立簇新的差傳架構，把福音廣傳到前所未及的區域。嚴格來說，華福運動和華福聯絡中心兩者，均沒有具備一般差傳宣教機構所具有的條件。

在差傳事工方面，華福運動的任務，只是在眾華人教會當中推動鼓吹它，本身並不從事直接傳福音或差派宣教士的工作(最少在這頭十年是如此)。在現存的傳福音及差傳的機構當中，華福運動只扮演一個聯絡溝通的角色，促進普世福音的廣傳。

可是，我們若為這個有關宣教架構的題旨，賦予一個較為廣闊的定義，例如擴大「宣教架構」的界說，讓它不但概括從事海外宣教工作、差派宣教士的機構，也涵蓋其他一些明顯是屬於福音機構的組織，則這個宣教架構的論旨，未嘗不可應用於華福運動身上。這個論旨，應用在那一百年偉大的差傳世紀，固然是完美不過，但在現代的處境中，世界各地的福音需要不但與日俱增，而且種類與名目繁多，教會實需創立類形嶄新的福音機構，

以滿足眾多的需要。愚見以為，這個論旨至今大可稍作修訂，擴大定義，以涵蓋差傳事工以外的福音機構，而不只局限於差派宣教士的傳統架構。

福樂神學院宣教系教授葛偉駿博士(Dr. Arthur F. Glasser)曾列出「福音事工所需的七大架構」如下：一·宣教機構、二·地方堂會、三·學校、四·服務機構、五·學生運動、六·研究機構、七·觸媒(catalyst)。<sup>6</sup>

在這個清單中，「地方堂會」乃屬於溫特博士所稱的「靜態的架構」(modality)，而其他單元均屬「動態的架構」(sodality)(詳參上一章)。其中，研究機構和觸媒尤其值得我們注意。葛博士曾舉出世界宣明會的差傳高級研究及傳播中心(Missions Advanced Research and Communications Center, 簡稱MARC)作為研究機構的典型範例；他也認為推動洛桑運動的世界福音事工洛桑委員會(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 簡稱LCWE)是觸媒的楷模。<sup>7</sup>

倘若葛氏的分類及立論言之成理，依此類推，華福聯絡中心就正如宣明會的MARC及洛桑委員會一樣，是一個具研究及觸媒功能的機構，多於其他性質。它一直嘗試在華人教會中推展各種事工，卻不直接從事這些事工；它也曾從事相當龐大而詳盡的全球華人及教會資料調查研究，其規模之廣度及深度，在華人教會史上雖非絕後，亦屬空前罕見。

或許可以這樣說，我們若容許「宣教架構」有一個較廣義的界說，那麼在華福運動頭十年的歷史中，一九七六年成立華福聯絡中心，這本身可說已直接地應驗了有關「宣教架構」的論旨。

進一步言，在這十年華福運動的推展過程中，它也間接地體現了這個「宣教架構」的論旨，因它會相當積極地扮演一個觸媒的角色，無論直接或間接地，均會促使一些其他福音機構的產生。茲舉數例，以證此說：

#### 一·「迎接海外基督徒畢業生回港計劃」

一九七八年，華福聯絡中心開始看見一班在海外(尤其是北

美)留學時信主而回到香港的基督徒畢業生的需要,當他們學成回歸,不但要重新適應香港急劇變化的社會,還要設法投入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陌生的香港教會生活,因為香港教會在很多方面與北美的華人教會很不相同,遑論西方的教會。

有見及此,華福聯絡中心遂展開一個名為「迎接海外基督徒畢業生回港計劃」(Overseas Christian Graduates Orientation)的事工,與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屬下的畢業生基督徒團契及亞洲祈禱團契合辦。<sup>8</sup>該計劃曾舉行各種聚會,協助回港的海外基督徒畢業同學迅速納入正常的香港教會生活。<sup>9</sup>三數年之後,該計劃正式成為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經常事工的一部份,至今仍不斷進行。

## 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至十日,華福聯絡中心在香港舉辦「青年福音事工研討會」;由於該國際性會議在香港舉行,香港多位青年及學生工作者均被邀參與大會籌備及執行工作。

大會結束後,香港區的青年工作者餘興未盡,仍繼續每月舉行一些非正式的「午餐禱告會」,進一步團契相交,如是者持續數年。到了八〇年代初期,香港的「九七問題」越迫越近,結果這些經常參加午餐例會的青年工作者和教牧同工,在八〇年代中期對「九七問題」作出一連串時代性的回應,如在八四年四月起草並發表〈信念書〉,<sup>10</sup>不久更毅然組成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委員會,<sup>11</sup>舉行一系列全港信徒禁食祈禱會及專題研討會等,以回應「九七」危機。<sup>12</sup>

## 三·神學院/聖經學院

在七〇年代中期,西馬若干(華人)教會領袖基於當前教會在廣傳福音極需教牧人才,神學教育乃當務之急,經多時禱告等候咸認有必要設立一間信仰純正之神學院,遂於一九七七年着手進行,西馬華福(區委)會肩負策劃,較後馬六甲基督徒訓練中心也決定與華福合作,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就因而產生,並於主

曆一九七八年六月假路德樓宣告成立開學。<sup>13</sup>

華福西馬區委會主席暨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講師張景洲牧師亦指出:「華福運動是『馬聖』誕生的催生婦。」因為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中,西馬區的代表有機會把孕育多時創辦「馬聖」的意念,進一步研商並採取更具體的行動。張牧師回顧說:「華福運動奠定了西馬教會領袖對開辦『馬聖』的決心,也是西馬族教會史新的里程碑。」<sup>14</sup>

第一屆華福大會若「催生」了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的成立,五年後的第二屆華福大會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規模可能較小一點。第二屆華福大會極力倡導華人教會十年增長計劃,華福緬甸區委會的同工,因而得到鼓勵與挑戰,在首都仰光及北部城市臘成先後成立了兩個聖經訓練中心,栽培當地華人傳道人。<sup>15</sup>

一九八二年,澳門聖經學院創校,成為澳門——一個在華人教會宣教史上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據點——第一家信仰純正,由華人辦理的聖經學校。華福運動在該校的創立過程中,曾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sup>16</sup>

## 四·非華人機構

在一九八六年初,華福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已指出:「華福聯絡中心……亦先後協助『亞洲福音團契』(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Asia)及『亞洲洛桑委員會』(Asia Lausanne Committee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的成立及事工。」<sup>17</sup>

上述例子,是為證明在華福運動頭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會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一些福音機構的產生,以開拓新的事工。從以上例子亦可見,華福運動是在不同的層面上促使其他架構的衍生,或本地性(如香港、澳門、馬來西亞、緬甸),或區域性甚至國際性(如亞洲區的聯絡網)。

這些由華福聯絡中心從旁鼓吹達成的工作,也有不同的性質——有學生工作、神學教育、觸媒式的工作等,不一而足。

在華福運動頭十年的進程中,類似的效果還有不少,因篇幅所限未能盡列其他個案。以上數端,相信足以闡明一個事實:很

多時候，華福運動看見某方面事工的需要，在本身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或會自行設法滿足該等需要，否則會設法透過其他途徑，促成一些事工，建立一些組織架構，來滿足需要。一言以蔽之：這是華福運動所發揮「聯絡」及「觸媒」等功能的精髓所在。

## 關鍵的人物

### 引言

本書由始至今，已先後探討過產生一個屬靈運動的三大組成因：處境的因素、屬靈的因素及架構的因素，而各因素亦另包含兩個主要成份，計為屬於處境的「歷史的處境」與「資訊的擴散」；屬靈方面有「神學的突破」與「屬靈的動力」；屬於架構的則為「教會與機構」與「宣教的架構」。

餘下尚待研商的，是最後一大組成因，稱為「人為的因素」（Human Factors）。在此之下，亦有兩大成份可供研究：其一是「關鍵的人物」（A Key Person），其二是「領導的形態」（Leadership Pattern）。本章先論述前者，後者留待下一章處理。

### 何謂「關鍵的人物」？

美國福樂神學院宣教系主任皮爾遜博士從教會歷史上眾多的更新、復興、宣教等運動的研究中，歸納出一個通則，名為「關

鍵的人物」( A Key Person ) 的論旨，大意是說：「這些突破、擴展、更新等類的運動，幾乎每一次都是由一位關鍵的人物引發而成。」<sup>1</sup>

基督教這個大運動在接近二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在不同時代均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一開始，主耶穌基督自己和接踵而現的使徒保羅，就已是這個偉大運動的先驅。十六世紀改教時代的馬丁·路德與約翰·加爾文、十八世紀的「循道運動之父」約翰·衛斯理、「現代差傳之父」威廉·克里，及二十世紀「教會增長運動之父」馬蓋文等，皆可算為關鍵人物之表表者。

至於上帝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葉在海外華人教會興起的華福運動，要確認一位在其中扮演舉足輕重角色的關鍵性人物，殊不困難。他就是王永信牧師。

### 「華福運動之父」

一九八六年夏，第三屆華福大會在臺灣舉行。在一次聚會中，華福中華民國區委會主席邱志健牧師，給當時的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冠以「華福先生」( Mr. CCCOWE ) 的美譽，讚揚王牧師多年來對華福運動的貢獻。

稍後，華福董事會副主席唐崇榮牧師更進一步，認為王永信牧師可配稱為「華福運動之父」( the Father of CCCOWE Movement )。唐牧師在一聚會上「很感動地」說：「王永信牧師為華福擺上了一切，我個人覺得王牧師應被稱為『華福運動之父』。」<sup>2</sup>

以下為王永信牧師生平簡略，篇幅所限，只能勾勒一個速寫式的素描，從幾個角度觀其簡單輪廓，而下文有大部份內容乃取材自筆者前華福同工陳惠文姊妹所寫的一篇論文。<sup>3</sup>

### 王永信牧師簡歷

王永信牧師在一九二五年陰曆十二月十四日生於北平，父名

王文祿，母名康玉瑛。他排行第四，有兩姊一兄一妹。王牧師出身於基督教家庭，雙親是第二代信徒（祖母由美國宣教士帶領歸主）。<sup>4</sup>王牧師原名「天惠」，獻身傳道後易名「永信」，提醒自己要永遠信靠神。<sup>5</sup>

回憶在這家庭中的成長過程，王牧師說：「我們這五個兄弟姊妹自幼受到嚴格的教養。最要緊的是父母帶我們從小去教會，使我們得到救恩。」<sup>6</sup>

王氏一家經常參加的教會，正是王明道先生牧養的北平基督徒會堂。王牧師的母親在教會任執事。王牧師是在一次宋尚節博士的奮興佈道大會中悔改信主，重生得救，是時年僅十一。王牧師憶述這次屬靈經歷如下：

那是一次難忘的經驗。宋博士講完道後，呼召人悔改接受基督。有幾百人走到臺前，我是其中一人，也是給宋博士按手禱告的少數人其中一位。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大明白為甚麼在幾百人當中，他偏偏要按手在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頭上。但這個按手的經歷，卻對我整个人生產生莫大的影響。<sup>7</sup>

王牧師在得救後翌年（十二歲），就「在一次重病」中獻身全時間傳道。<sup>8</sup>但他說：「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曾經要逃避事奉——很多次都想跑掉。」

王牧師的小學教育頗為傳統，但也並不尋常。他父母請來一位年老的私塾老師在家中教他古文，父親則親自教導英文。稍後，他在北平一家美國學校讀了三年書，最後在一家普通中文中學就讀，直到畢業。這些早期教育，雖然有點不尋常，卻在古文和英文兩方面為王牧師奠下穩固的語文基礎，成為他日後在華人及非華人圈子中事奉「很大的有利條件」。<sup>9</sup>

王牧師的大專教育，頻頻被三、四十年代的戰禍中斷。一九四一至四二年，他在北平天主教大學修讀外語及文學系。在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期間，王牧師與母親、妹妹總是過着顛沛流離的日子，省過省的逃避戰亂。對王牧師來說，這些走難的歲月，冥

冥中似乎是一段早已安排好的裝備時期，鍛煉他

在青年時期就學習過一種客旅的生活，在紛雜的華人文化處境中，適應不同的生存條件和生活方式。說不定，這就是神長遠的計劃，為他日後經常要旅行的事奉裝備他（在過去二十年，平均每年有六個月在外旅行工作），亦讓他在全球各地注重傳統的華人教會同工當中做聯絡的工作。<sup>10</sup>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統治大陸，王牧師當時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外文系，同年王牧師就去了香港，在民航運輸公司任職，到一九五三年，他前往臺灣。一九五五年，他受洗加入臺北衛理公會，次年即赴臺南，在臺南衛理公會全職事奉，同時在臺南長老會神學院就讀。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王牧師離開臺灣，前往歐洲幾個國家旅行佈道。他在非華人中間事奉的視野，於此開始擴大。

奇妙的是，神給他服侍「本國之民」——華人——的天上異象，卻是在歐陸的土地上臨到他。他清楚記得當時的情景：

一天近黃昏的下午，我在瑞典 Jönköping 市郊一個叢林區，正坐在一塊石頭上，準備當晚要講的講章。突然間，我聽到一個聲音說：「你要為本國之民，大發熱心。」當時附近並沒有人，我知道這不是人的聲音；我體會這是從神而來特別的呼召。我一直沒有把這一件事情告訴別人，直到在一九六一年創辦中國信徒佈道會為止。<sup>11</sup>

一九五九年，王牧師到了美國，就讀於中央聖經神學院，於一九六〇年畢業，獲聖經學士學位。次年他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一個舊車房創立了中國信徒佈道會。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個感恩節過後的禮拜六，王牧師與張蕪迪小姐共締婚盟。一九六八年，他們得一兒子，取名「以信」。

作為「中信」的創辦人及總幹事，王牧師主要的事奉是透過巡迴佈道、文字出版（先後創辦《中信月刊》及《挑戰者》英文月刊）及其他媒介向各地華人傳福音。在六〇年代及七〇年代初，他多次率領「中華歌詠團」，在暑假期間到北美各大城市向

華人及非華人佈道。同行的大多是北美的華人基督徒留學生，分成隊伍，穿着寫有福音口號的「福音背心」，深入大小城市的華埠、大學、街頭、教會等，廣傳福音。「這個巡迴佈道的事奉，不但幫助學生靈命成熟，學會基層佈道，而且幫助『中信』與北美華人教會建立更密切的聯繫，有更美好的事奉關係。」<sup>12</sup>

到六〇年代末期，王牧師已成為全球華人教會最受歡迎的講員之一，經常被邀主講佈道會、培靈會、奮興會、差傳年會、冬夏令會等大小聚會。這些經歷已為他鋪下出任華福總幹事的道路。

在推展「中信」的時代，王牧師並不滿足於把服侍的範圍局限於北美洲。他開始在世界各地一些具戰略性的據點，建立「中信」分會。「中信」總部在底特律成立不到一年，王牧師就在臺北設立臺灣分會，並開設「福音印刷廠」，刊印《中信月刊》及其他福音書籍。香港和菲律賓兩個分會，也先後在一九六五年及一九七〇年成立。在一九七二年，王牧師把「中信」美國總會從底特律遷至西岸加州舊金山以北約四十哩的 Petaluma，為了更靠近遠東以外最多華人聚居之處。同年，新加坡分會也成立，而加拿大分會則在一九八〇年開辦。「這個聯絡網，幫助王牧師深切明瞭全球華人教會實際的情況和需要。」<sup>13</sup>它也為王牧師提供了日後推動「北美華福運動」及「世界華福運動」所必要的現成架構和資源。當「北美華福」在七〇年代初期推動期間，在加州的「中信」辦事處實在提供不少人力及物力的支援和襄助。

經過「中信」十多年的事奉歷程，經常與各地華人教會的領袖保持密切的聯繫，又深入掌握普世華人教會的需要，難怪在一九七四年第一屆世界福音會議（洛桑會議）期內，當七十多位華人出席人決定要籌辦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時，王永信牧師眾望所歸，順理成章地被推選為籌備主任。他毅然接受這個挑戰，在一九七六年一月舉家遷往香港，為歷史性的第一屆華福大會進行密鑼緊鼓的籌備工作。

第一屆華福大會結束前，出席者一致贊成在香港設立世界華

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王牧師也被選為第一任總幹事，到一九八一年第二屆華福大會時再度被選連任，兩任共十年期滿，終在一九八六年第三屆大會引身告退（詳見下一章），而被選為董事會副主席之一。

王牧師離開華福的全職事奉後，應世界福音事工洛桑委員會之邀，由一九八七年一月起出任國際主任（International Director）一職，負責籌備第二屆洛桑會議，於一九八九年七月在馬尼拉圓滿舉行，王牧師再度功成身退，辭去「洛桑」職事，出任國際性的「主後二千福音遍傳運動」的主席，<sup>14</sup>亦兼任剛成立的大使命神學院院長一職。<sup>15</sup>

## 王牧師面面觀

洛桑委員會主席符禮敦博士（Dr. Leighton Ford）在歡迎王牧師承擔「洛桑」事工時曾說：「我們很清楚的看見，王永信牧師領導的恩賜——他的異象、他的心志、他所傾倒出來的禱告、勞苦和精力，這一切都是神所給你們（華人教會）的大恩。」<sup>16</sup>

語云：「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一位偉大的女人。」作王牧師妻子二十多年的張蒹迪女士，對自己的「另一半」又有甚麼評價？在王牧師六十歲壽辰的一個感恩會上，王師母描繪丈夫是一位生活非常簡樸的人。她說：

……他在幾十年中，沒有甚麼東西需要改變，連吃的東西都不需要改變。我只要會做三個菜，已經可以維持一生！他甚至連用肥皂和牙膏，也是一生不變，只用一個牌子，CREST 牙膏與象牙皂，有的時候我喜歡買一些別的東西給他試試看，他說：「為甚麼要試？那一些已經夠好了，已經夠了。」<sup>17</sup>

就王師母所見，王牧師的長處在於能夠把握機會，而且盡量利用機會，然後鏗而不捨，甚至「會日夜不休的去工作」。「他如果看見有這個需要，他就會日夜不停的做。我非常欣常賞他這樣

的專心——日夜的做，到全世界去做。」<sup>18</sup>

王師母所發現王牧師的其他長處，還有「非常有使命感」、「有多方面的興趣」、「永遠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在他嚴肅的外貌後面，他有一顆極其良善的心」。<sup>19</sup>

華福董事會主席滕近輝牧師，在同一個感恩會上指出，「王牧師是神賜給華人教會一個很特殊的人才——一個屬靈的人才」。他從王牧師身上找到以下四種「很難得的配合」：<sup>20</sup>一·組織、行政、計劃的恩賜和講道寫作恩賜的配合；二·華人教會的背景和對西方教會有深刻認識的配合；三·在華人教會中老一代和年輕一代之間是很好的橋樑；四·有華人教會早一輩屬靈的、紮實的經驗，也有新一代開放、發展的新眼光和新異象。滕牧師總結說：

至少我們可以說，華福運動對華人教會實在有所貢獻。而在這個貢獻裏面，我相信可以正確的說，王牧師有一個最大、最特殊的貢獻。因此，我可以相當確定的說，將來在華人教會的現代歷史裏面，會提到華福運動，也會同時提到王永信牧師，他和華福的工作連在一起，很自然而順理成章的連在一起。<sup>21</sup>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王永信牧師獲美國威廉·克里國際大學（William Care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頒授榮譽文學博士，該大學院長溫特博士（Dr. Ralph Winter）在頒授學位時表示，王牧師「對普世福音運動貢獻良多，為近代華人教會中神所重用的佈道家、作家、編輯、先知」。<sup>22</sup>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一日，王牧師再度獲美國戈登/康衛爾神學院頒授榮譽神道學博士學位。<sup>23</sup>

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宣教系領袖學教授克連登博士（Dr. J. Robert Clinton），曾把基督教領袖按其屬靈影響力分為五大類：一·A形領袖——在本地及對內具影響力；二·B形領袖——在本地及對外有影響力；三·C形領袖——在本地及本區具影響力；四·D形領袖——在本區及本國具影響力；五·E形領

袖——在本國及國際上具影響力。<sup>24</sup>

據此分類，王永信牧師在今天毫無疑問可歸入E形領袖的類別。但正如其他傑出領袖一樣，他也曾經歷相當年日的磨煉與努力，始臻此境。當他在臺灣開始全時間事奉，做一間教會的傳道人，也不過是一位A或B形的領袖而已。當他離臺赴歐、美等地巡迴佈道，就漸蛻變為一位C形領袖。當他創立「中信」，事奉範圍從北美延展到世界各地，已漸次發揮D形領袖的影響力，雖然仍限於華人教會圈子中。一俟他投身華福運動，就很快展現國際性的影響力，到了領導「洛桑」事工，更徹頭徹尾成為E形領袖，影響中外教會了。

毋庸置疑，王永信牧師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海外華人教會的歷史上，肯定會佔重要的一席位，成為這段過程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因為翻閱這段史實，我們都可以在幾乎每一扉頁找到他留下美好的腳蹤。

## 領導的形態

### 引言

前文提到歷史上產生一個屬靈運動的最後一組成因，稱為「人為的因素」(Human Factors)，其中包括兩大成份，其一是「關鍵的人物」(A Key Person)，其二是「領導的形態」(Leadership Pattern)。上一章已論述前者，本章則探討「領導的形態」。

### 何謂「領導的形態」？

所謂「領導的形態」，是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宣教系主任皮爾遜博士所提出另一個構成屬靈運動的論旨，其精義是說：教會歷史上眾多復興、更新、新章廣傳等類運動之所以能夠發生而推展，「是因為有新的領袖及領導形態呈現出來，藉此選拔領袖、訓練領袖，以發揮各種不同的事工功能。」<sup>1</sup>

這個論旨，早在使徒時代的教會，已可找到相當確實的明證。別的不說，單看使徒保羅的宣教行程，便發現他到處巡迴佈

道，裁建教會，然後「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徒十四23），在教牧書信中又出現監督、執事等職份，負起牧養、帶領、教導教會等重責。這些領導形態或模式的設立，對初期教會的建立與興旺、福音事工的延伸與擴散，均起舉足輕重的功能，也成為歷世歷代各式各樣教會體制的雛形；從使徒時代至今，眾教會的領導形態如何影響福音的廣傳和教會的發展，是屬靈領袖學的範圍內一個饒富興味的課題，值得多作研究，從中借鑑。

在一篇精簡的論文中，施偉德（W. W. Sweet）就曾研究在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期，當美國移民向西拓荒的艱苦時期中，長老會、浸信會及循道會三個宗派不同的領導形態，如何影響這三個宗派教會在邊疆移民中的增長。<sup>2</sup> 施氏結論說：

明顯可見，這些教會的增長，均視乎各宗派如何有效地面向西遷徙時所碰到的挑戰與機會。而這種應變能力，卻又靠賴選拔領袖、訓練領袖，及教會體制是否具有彈性。<sup>3</sup>

這個關於領導形態的論旨，又如何應用在華福運動身上呢？本研究的範圍只局限於華福運動的頭十年；短短十載，實不足以讓此論旨鉅細無遺地應用，來探究華福運動中選拔和訓練領袖的形態。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此說屬實，華福運動若要形成一個可見的、明確的領導形態，尚需假以相當時日。

然而，細觀華福運動頭十年的發展，仍能察覺得出，這個運動得以衍生推展，在人為的因素方面除了有王永信牧師這個關鍵性人物不斷為此運動奔走呼號外，亦誠然因為在全球各地的華人教會當中，同時出現了一批志同道合、異象相同的領袖，以致興起運動的歷史時刻一到，時機一成熟，就能一呼百諾，各處響應。

正如本書較早時會提及，六〇年代及七〇年代的處境因素，促成了這一批教會領袖的產生。散居各地的華人教會領袖，在那些年代因受惠於發達的資訊交流，知悉很多關於全球福音事工的情況，視野因而大得擴闊。有不少華人教會領袖，亦有頗多機會在世界各地旅行工作，如王永信牧師、滕近輝牧師、吳勇長老、

唐崇榮牧師等，均屬眾所週知的典型例子。細看華福董事會及各區委員會的名單，很多都是同有普世異象、共有福音負擔的教牧傳道、長執、平信徒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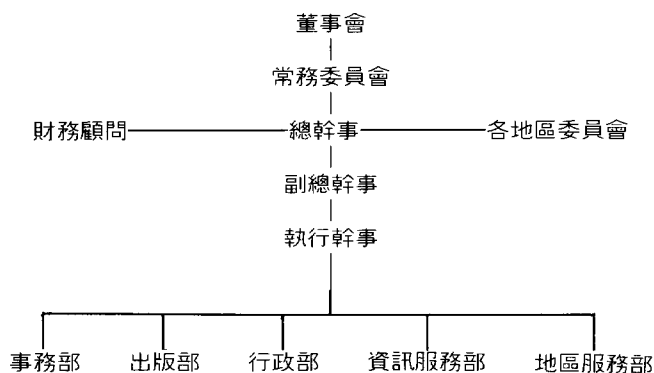
若真要研究一下華福運動的領導形態，或可從三方面入手：

一・組織架構；二・地區化；三・領袖交接。以下分別簡論：

#### 一・組織架構

下圖是在一九八六年王永信牧師離任前華福運動及聯絡中心的組織結構圖：

圖二：華福運動組織結構圖（一九八六）



華福運動的組織，主要是由世界各地的地區委員會所組成。當第一屆華福大會在一九七六年假香港舉行時，只有二十七個地區委員會成立。十年後，區委會數目已增至四十三個，區委會同工總人數有四百多人。<sup>4</sup> 每一個區委會設立董事一人，區主席一人，及其他幾位委員，按實際需要及情況分擔副主席、書記、財務、宣傳、總務等職位。所有區委會的董事成員，就構成一個世界性的董事會，是華福運動最高的決策機構。

在華福運動開始推動的時候，甚至在一九七六年舉行第一屆華福大會之前，華福各區的委員同工，都是在一九七四年洛桑會議時決定要開始華福運動的華人出席者共同提名選舉出來的。當



時王永信牧師被推選為大會籌備主任，其中一項重任，是在世界各個國家或地區建立區委會，構成華福運動的聯絡網。各地區的委員同工，都是透過與當地福音信仰的華人教會領袖磋商而選出。區委會的同工參與華福運動，純粹是以個人身份義務參加，區委會與華福聯絡中心之間的關係，原則上主要是團契、屬靈的關係，而沒有嚴格、法律上的組織關係。

在華福運動頭十年發展到較後期之時，華福聯絡中心漸漸採納一個原則：在任何一個地區，若該區已有現成的組織，類似華福的區委會，又能發揮聯絡當地華人教會的功能，而若該組織願意認同華福的異象與使命、信仰與事工，則華福聯絡中心盡量以該組織代替區委會，而不另起爐灶，設立區委會，以避免不必要的重複。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新加坡華文基督教聯合會，多年來都在該區扮演華福新加坡區委會的角色。

關於華福各地區委會同工的貢獻，前總幹事王永信牧師說：「他們都是神在當地所重用的僕人和使女，大家同心合意，共同努力，為華人教會擺上自己。」<sup>5</sup>

在華福董事會以下，有一個由七位成員組成的堂務委員會，是由董事會在香港的教會領袖中，選拔委任七人，代表董事會，在香港監督華福聯絡中心的日常運作。

華福聯絡中心，就是專為推動華福運動而成立的常設行政機構，以總幹事為主要執行工作者，負責推動全球華福的事工。總幹事除了透過常務委員會向董事會負責，經常聯絡各地區委會之外，另有幾位財務顧問，協助籌措經費事宜。

在華福聯絡中心內，在總幹事以下，另設多個事工部門，分別推行各種事工。該中心於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時只有三位全時間同工，十年後已增至三十多人。王永信牧師對中心朝夕相對的同工有以下評語：

他們這些年來和我共甘苦，同患難，一同學習信心的事奉，甚至有時發不出薪水來，但是工作從不耽誤，他們比我作得更多，他們是幕後英雄，是華福運動的主將……我對他們有

極深的感謝，相信我一生都難忘記與他們大家一起同工之樂。

同時我也感謝主，使我對年輕一代發生橋樑與鼓勵作用，使他們進入更具戰略性，更具時代性與更具國度性的事奉。這是我事奉中最大喜樂之一。<sup>6</sup>

筆者有幸，在一九七八年秋至一九八五年夏之間，與王永信牧師配搭共事。篇幅所限，未能詳述王牧師如何領導華福同工事奉，但就此論旨所需，在此或可補充幾句：在選拔、訓練同工，讓同工盡量發揮恩賜、各展所長方面，王牧師是相當着意地進行。別的不說，只在中心之內，王牧師很看重把握各種機會，給予同工事奉上的訓練和提點，他盡量使用早會的時間，每次出門工作之前或之後，總會很詳細地向同工講解行程的細節、工作的性質，坦誠分享箇中的得失、憂喜之事，或甘苦的感受，有時則有系統地教導一些聖經真理、華人教會問題、普世福音事工近況，甚至中國近代史等；至於不拘形式的訓練，則包括個別的傾談、午餐時份的聊天、退修會、旅行等內外活動，都是王牧師與各同工建立同工關係，領導他們在事奉中成長的機會。

綜上以觀，華福運動的領導形態，大致可說是分開兩個不同的層面而運作：

(一)國際性、義務性的層面——即在世界各地區，選拔號召有志投身華福運動的同工同道，以不受薪、兼任的義務身份，組成各地區委會。

(二)本地性、組織性的層面——即在華福聯絡中心的所在地香港，甄選聘用全職受薪的同工，負起實務上的操作。

## 二·地區化

在八〇年代初期，華福運動的領袖看見有需要使此運動更加落實，讓它可以在各地華人教會中確切地生根成長。王永信牧師因而提出了「地區化」及「內在化」的計劃。他解釋說：

自一九八一年第二屆華福大會後，華福運動各項事工均朝着地區化 ( regionalization ) 及內在化 ( internalization ) 的

方向進行。華福異象不能只停留在觀念的階段，必須演化成具體的建議與行動，實現在各地華人教會（地區化）及同工同道的的生活與事奉之中（內在化），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換句話說，華福運動必須越過分享與口號的階段，而進到實際行動的層面。所謂地區化就是「落實」，內在化就是「消化」，二者是一個互相關連的目標。<sup>7</sup>

爲了實現地區化的構思，華福運動曾經推行過幾件試驗性的事工：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至九日，華福沙巴、汶萊、砂勞越三個區委會假砂勞越詩巫舉行三邦聯合福音會議，在會期中三邦區委會的聯席會議一致通過，組成東馬華福聯絡中心，負責三邦福音工作的聯絡及推動，實現華福運動地區化的計劃。<sup>8</sup>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華福中美、南美北及南美南三個區委會，在巴西聖保羅市聯合舉行中南美洲華人福音會議，「其目的乃促進整個拉丁美洲華人教會彼此之溝通、聯繫、事工上之合作及面對諸般共同問題之探討。」大會結束前，更成立了中南美洲華人教會聯絡小組，「繼續在中南美洲華人教會之間促進彼此之合作、增長及福音廣傳。」<sup>9</sup>

諸如此的地區化事工，也可見諸華福的澳北、澳南及澳西之間，及幅員廣袤的印尼六大區。而一九八七年八月，北美華福決定與世界華福合併，華福北美聯絡中心辦事處在加州洛杉磯成立，服侍整個北美的華人教會，是華福運動地區化跨越頭十年的較新例子。<sup>10</sup>

在地區化的實現過程中，另有一項事工，與領導形態很有關連的，就是華福聯絡中心與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及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合辦的訓練課程。一九八二年，三者聯合設立「華人文化與福音研究人才訓練計劃」，<sup>11</sup>「其宗旨爲探鑽能突破華人傳統文化風俗障礙之傳福音策略，以供普世華人教會參考及採用，修讀此課程之同學乃由華福各地區委會舉薦」，<sup>12</sup>前往福樂神學院修讀宣教學碩士或博士科，然後回到各區，推動福音事工。至今

爲止，約有六名來自香港、臺灣、馬來西亞的弟兄姊妹，曾參與並完成訓練課程。<sup>13</sup>這是華福運動爲地區化而進行的一種人才栽培計劃。

### 三·領袖交接

論到華福運動的領導形態，不能不提它所規定一項關乎領袖的措施：

一九八一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二屆華福大會中，華福董事會舉行例會，董事會接受了總幹事王永信牧師的建議：「華福聯絡中心總幹事任期爲五年，連選得連任，但只能連任一次，即最多兩任，共十年。」

王牧師覺得此項規定極有助於華福運動之長遠前景，一方面杜絕「抓住不放」的傳統習慣；另一方面可使華福運動跟上時代，不斷有新人、新血及新動力出現，使此運動能達到齊心協力、歷久不衰的境地。<sup>14</sup>

福樂神學院宣教系領袖學教授克連登博士（Dr. Robert Clinton）曾指出一個相當重要的領導原則，就是「領袖必須學習如何並何時親自從一個領導角色或功能中引身退出。」<sup>15</sup>

就華福聯絡中心總幹事一職而論，這個職位人選的更替，已有明文規定，因而亦有交接的保障。

王永信牧師在一九七六年第一屆華福大會後就任總幹事一職，到一九八一年第二屆大會時獲選連任，到一九八六年第三屆大會時已連任兩屆，足有十年，依章必須引身而退，交棒讓賢。經過六、七年之久物色繼任的人選，王牧師終覓得陳喜謙牧師接棒。

克連登博士亦曾提出另一有關領袖交接的重要原則，就是這個交接的過程，需要得到「公眾的認可」。他說：「在領袖交接的時候，新的領袖必須獲得公眾的認可，而且得到舊的領袖之支持，標誌着神的工作乃一脈相承。」<sup>16</sup>

這個原則，在華福新、舊總幹事的交接上得到充份體現。一九八六年在臺灣舉行的第三屆華福大會，被稱爲「一個交接的會

議」，<sup>17</sup> 蓋趁此大會，董事會為新、舊總幹事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交接及就任典禮，整個過程，得到在場一千八百多位來自世界二十多個國家或地區的華福同工同道的見證，在華福運動領導形態的發展上，不啻是一重要的里程碑。

## 結論

本書開始時已指出，「華福運動縱橫談」是對華福運動的一個歷史研究，是根據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宣教系主任皮爾遜博士一個關於衍生並發展屬靈運動的理論架構來分析。這架構提出八大論旨：一·歷史的處境；二·資訊的擴散；三·神學的突破；四·屬靈的動力；五·教會與機構；六·宣教的架構；七·關鍵的人物；八·領導的形態。

走筆至此，本研究可算結束，餘下需做而應做的事，是為整個研究作個概括性的總結。

為方便總結起見，茲將上列八大題旨，再進一步歸納為四大組，各涵蓋一對互有關連的論旨，即處境的因素（論旨一及二）、屬靈的因素（論旨三及四）、架構的因素（論旨五及六）、人為的因素（論旨七及八）。

### 一·處境的因素

本研究發現，產生華福運動的歷史處境頗為複雜，其中牽涉到神學、宣教、社會、政治、地理及資訊等因素。早在二十世紀

初期（不妨以一九一〇年的愛丁堡會議為具體的起步點），這些不同的成份已開始彼此激盪運作。經過整整六十多年的醞釀與發酵，至七〇年代中期華人教會的歷史舞臺，終於出現了華福運動。二十世紀普世福音信仰運動，再加上中國近代史的風雲變色，這兩大趨勢促使華人教會及信徒遍佈全球，湧現出新一代的海外華人教會及領袖，對普世福音事工有時代性的認識與承擔。這些成因，在一九七六年完全成熟，華福運動因而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海外的華人教會，藉着舉行一九七六年的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向全世界宣告說：她已長大成人，願意有份於普世福音運動，盡一己之力，肩負承擔應有的責任。華福運動遂不早不遲地，在適當的歷史時刻呈現於世。

話雖如此，筆者仍然覺得，在這個歷史時刻，華人教會與其他教會之間彼此衝擊的動力，尚待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我們仍需全面查究一個基本問題：何以上述的兩大歷史動力，竟然會在七〇年代中期，匯合而衍生華福運動？

筆者嘗試提出個人片面的闡釋，「大膽假設」，留待有與趣鑽研華福運動而正式受過史學訓練的同道去「小心求證」。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變色，大批華人教會及信徒迫於形勢，散居海外，倏然進入一個人類學者華萊士（A. F. C. Wallace）稱為「士氣低沉」（Demoralization）或「理想幻滅」（Disillusionment）的階段。<sup>1</sup>意思是說，四九年後神州竹幕深垂，海外華人信徒不但有家歸不得，而且日夕惦念着隔離於竹幕後的骨肉之親，除了手足繫念的常情之外，華人基督徒更難免對竹幕後的骨肉深感「福音債」之虧欠，亟欲想盡辦法把福音傳給在水深火熱中的同胞。但事實上，要還這筆福音之債談何容易！海外華人信徒對神州大陸，只能隔洋興嘆，要還福音債的願望，長年累月事與願違，渴想之情，隨時日消逝，反而像貯水塘的水位一樣，越漲越高，只待堤壩決堤而已。

華人教會的一些領袖，終於按捺不住，要伸吐一點期待已久的焦急之情。北美華福運動在七〇年代初期肇始時，其中一位發

起人于力工牧師便焦急地問：

我們能供給這時代一些甚麼東西？究竟神要我們作些甚麼？今日我們在海外的人，許多人曾在大陸，心中還能回憶大陸的情形，有時在夢中還回味以前的光景。許多在海外興起的青年工人，大陸對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吸引。他們常問何時我能回去傳福音？尤其是我們這些留在北美的神的兒女們，一留就是十年、二十年……將來怎樣呢？就在這裏定居下來麼？……也有不少人很盼望能有一天去大陸傳福音。等到何時？<sup>2</sup>

現任基督教中國佈道會總主任司徒焯正牧師，也曾發出類似的感嘆：「最痛心的就是目睹中國大陸十億生靈沉淪，而無法把信息傳遞進去。海外信徒，日夕以禱告記念大陸同胞。」<sup>3</sup>

正當海外華人教會對中國大陸福音事工所產生無奈而無助的挫敗感，在七〇年代漲溢到相當高潮之際，普世福音運動就在此時此刻熾烈地掀起來。一九七四年的洛桑運動（此名稱得自於該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福音會議），因而產生沉澱催化作用，把華福運動引發出來。這個福音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把海外華人教會的注意力，從中國大陸轉移到海外，又把海外華人教會福音對象的焦點，從遠隔重洋的中國大陸骨肉之親，轉移到近在咫尺的海外華人同胞身上。海外華人教會及信徒，開始看見向散居全球華人同胞廣傳福音的異象，其實來得更具體實際，明白到就在週遭的華人同胞，他們對福音的需求，絕不亞於大陸的同胞。有些華人教會及信徒，甚至更進一步，看到在他們當中的非華人，也同樣迫切需要福音的信息。他們開始體會神把華人教會及信徒分散在世界不同角落的屬靈心意，漸漸察覺到自己誠然處身於一個相當具有戰略性的地位，能夠有份把福音「傳遍天下」（太二十四14）。

換言之，在海外華人教會中促進普世福音廣傳的華福運動，可以說是使因祖國變色而士氣低沉、深感希望幻滅的海外華人教會，重新振作起來，迎向時代的新機會、新挑戰的一個復興更新

運動，幫助她重拾異象，重新得力，承擔使命。華福運動可說是華人教會的一服興奮劑。

這，就是尚待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

## 二·屬靈的因素

細究華福運動的屬靈素質，誰敢否定它是聖靈的作為？我們已探討過，二十世紀下半葉，一些從神領受嶄新屬靈洞見的華人教會領袖，如何影響整個華人教會前面當走的路線。他們確實看見華人教會本身的缺欠，再加上重新認識主耶穌基督在聖經中所頒佈關於福音廣傳普世的大使命，這些領袖遂為整個華人教會帶來一種新的覺醒，從而把華人教會引進福音信仰宣教運動的主流，有份參與其中。我們也看到，禱告和親密的團契，如何成為屬靈的凝聚力量，把華福運動黏固成一股堅實的動力。

可是，本研究只觸及華福運動屬靈範疇的皮毛，只不過從這個複雜的屬靈運動中，挑選幾個較顯而易見的因素討論而已。其實，華福運動十多年來引發出很多其他信息，尚待高明從聖經及神學的角度，進行詳細的分析、研究和評估。華福運動曾舉辦過多次專題研討會，出版了無數書刊，從事過很多研究，都留下大量資料，內中蘊藏重要的神學及宣教學上的寶庫，對全球華人教會在神學反省及事工拓展方面，都有很大參考的價值。凡此種種，亟需大量人手從事發掘整理的工作。華福運動本身，當前就面對這個即時的挑戰：如何善用這筆豐富的產業，作神國度忠心的管家？

## 三·架構的因素

在架構方面，我們已綜覽過推動華福運動的架構——華福聯絡中心——的本質，及它在眾華人教會、華人福音機構及華人信徒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包括先知、僕人和橋樑。我們也列舉過一些事例，說明華福運動如何激發其他運動的興起，甚至產生其他架構，推動福音的事工，正如它本身也是從洛桑運動衍生

而成。運動產生運動，是教會歷史中值得注意的現象。

同樣，本研究對於華福運動在架構方面的動力，及該運動藉以影響全球華人教會的架構性渠道，探討仍未算徹底深入。華福聯絡中心作為一個福音機構，它與眾教會、其他機構及團體之間的關係，甚至是彼此之間的張力、磨擦，與衝突，仍需小心研鑽。華福聯絡中心究竟是教會的幫助還是攔阻？是朋友還是敵人？是僕人還是主人？華福運動十多年來的事工，固然獲得不少華人教會及信徒的肯定、支持與欣賞，在華福的出版物中，正面讚賞的話隨手可撿。然而，華福運動亦不乏一些批評者和敵視者，前總幹事王永信牧師曾坦然承認，在早期推展華福運動的時候，「華福同工們個人方面也受到不少批評。華福剛開始時，有人說我們愛出風頭，要作教皇等。這不能怪人家，也是他們關心的表示，我們應該用虛心的態度去接受。」<sup>4</sup>這些頗為嚴重的指責，究竟內裏有多少真實性？果真是「關心的表示」嗎？這些都是尚待放進歷史的天平、衡量個究竟的問題。

現代社會越來越複雜，全球的福音事工，正如很多其他國際性的運作一樣，絕無可能沒有「網絡」(networking)，而華福運動既以「聯絡中心」自居，就難免要與全球華人教會建立關係。凡屬關係，肯定有好有壞，有良有惡，極難面面俱圓，各方討好。研究架構運作的價值，乃在於從各種複雜的關係中，理出一些原則與教訓，作為運作的參考。研究華福的架構也不例外，但這方面尚待努力，多下功夫。

## 四·人為的因素

從人的角度看華福運動，本研究已肯定王永信牧師是華人教會二十年來一位重心人物，堪當「華福運動之父」的美譽而無愧，在近代華人教會歷史上無疑可佔重要的一席位。

王牧師雖然是二十年來上一代思想較為開放、心胸較寬廣的華人教會領袖之表表者，但華福運動十多年來能臻至相當成功的境地，除了是因為他的投身以外，也有賴這一代的華人教會領袖

同樣的投入和參與。

華人教會傾向於敬虔派的傳統，一直以來比較貶抑神國事奉中人為的部份，在「不高舉人、只高舉神」的兩極化前提下，很多關於人的因素被輕抹一旁，提也不提。這個不太健康的割裂心態，誠然亟待消除。我們需要一個更整全的觀念，來辨識神是透過人來作工，祂甚少在「非人」的真空中運作。

筆者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在福樂神學院宣教系進修期間，獲益良多的學科之一，是與領袖學（leadership）有關的科目。從聖經以至幾近二千年的教會歷史，已有極多關於屬靈領袖的豐富材料可供研究學習，而該系亦有華人及非華人同學深入研究了幾位華人教會中神所重用的僕人（如宋尚節、倪柝聲、王明道、賈玉銘等），從他們個人的生命與事奉學習寶貴的屬靈領導原則。在華人教會中，領袖學（筆者較喜歡稱之為「僕人領袖」——Servanthood leadership）是一片亟待開墾的荒地，華人教會若能急起直追，重新重視人的因素，多作事奉工人的鑽研，不但可造益華人教會本身，甚且可貢獻普世基督的教會，讓人看見在神的國度中，神能使用不同類形、多姿多采的事奉工人模式。

## 總結

華福運動縱橫談——這個對華福運動的歷史研究，至此雖告完結，卻絕非有甚麼最後的定論。如今讀者應能明察秋毫地看出：筆者如此份量與篇幅的著述，怎能公平地、透徹地處理一個這麼重要而又複雜的歷史性屬靈運動？由於本研究的時限只定於一九七六至一九八六這十年之內，而且也只是採用一種研究方法，不消說，很多關於華福運動的其他課題，難免滄海遺珠，尚待進一步探究與分析。因此，這一個研究，與其說在此完結，毋寧說是踏出了第一步。

但無論如何，在這個研究結尾之時，我們仍可作若干整體性的觀察：經過使用皮爾遜博士有關宣教運動的八大題旨來分析衡量華福運動，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下結論說，華福運動本身，正

如教會歷史上其他重要的、屬靈的復興、更新或宣教運動一樣，正充份具備了一切同類形運動的主要成份和特徵。它肯定可以躋身於教會歷史的各種屬靈運動之列。它可算是現代普世福音運動的主流中的一個支流，只不過有着獨特的、十分明顯的華人色彩和身份。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華福運動是洛桑運動的「中文版」。

與此同時，我們又深深覺得，華福運動值得在華人教會歷史的研究中，受到更深入、更全面、更嚴謹的探究和研討，好讓它在神國度中真正的價值，及它對全球華人教會的影響，甚至對普世基督教會的貢獻，可以得到更客觀、更公正、更持平的評價。

最後，謹以華福運動慣用的口號，作為本書之結語：

「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

阿們。

# 後記

後記/95

書稿付梓後，有一問題仍縈繞於心中。

這個問題，早在着手開始這個研究時已存在了。

問題是：筆者在一九七八年秋已投身「華福運動」，參與華福聯絡中心的全職事奉。一位華福同工，寫關於「華福運動」，是否有自說自話、賣花讚花香之嫌呢？

筆者為「華福運動」做此研究，好處當然是對此運動有第一手的體認，尤其多年負責華福的出版工作，處理過不少資料，對其來龍去脈的掌握，當比一般人優勝。

但弊端（如果有的話）也在於此。正因筆者是「局內人」，難免當局者迷，生命和事奉與「華福運動」牽連甚深，極有可能「不見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要說讀者或評者，連筆者自己也會對這個研究的所謂「客觀程度」打上一個問號。

在進行這個研究的過程當中，筆者是一直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但筆者也同時知道：十多二十年的新聞記者及編輯生涯，深深體會到世上並無「絕對客觀」的報告文學、歷史敘述這回事。

人皆依憑其過往的訓練、經驗、閱歷等限制因素去看人、事、物，因而各有其獨特的觀點與角度，有其明晰的洞見，也有其昏暗的盲點。（日本大師黑澤明導演的電影「羅生門」，就是闡明此旨的經典之作。）

因此，在研究過程中，筆者一方面盡力防止因親身參與「華福運動」而有的、個人主觀感性成份過度滲入這個應屬「客觀」的學術運作，同時，卻也無可奈何地企盼，希望讀者能體諒筆者的身份，容宥若干程度的主觀與成見，可能會在字裏行間若隱若現，甚至躍然紙上！

另外，筆者也希望讀者，不要把這個研究當作是「華福運動」的「官方青史」；它甚至不能算是「半官方」的版本。充其量，它只能算是筆者為謀取一個學位而完成的、個人為整個「華福運動」而作的分析和評估而已。

於是，這個研究當中有關甚麼客觀與主觀的爭持，最好還是留待高明的讀者自己去定奪於方寸之間好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畢竟，這是搖筆桿之輩如我者深信不渝的座右銘。

# 注釋

## 第一章：緒論

1. 符禮敦著、林來慰譯，「洛桑運動與華福運動」，《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七月號第二十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 陳惠文等編，《異象的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六年，第三三二頁。（原文為英文）
3. 黃漢森等編，《更新、突破、成長——第三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八年，第一頁。

## 第二章：歷史的處境

1. Paul E. Piers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lass Syllabu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p. 24.
2. 詳見《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〇年一月號第十三頁「早期華人擴散海外簡史」一文。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3. 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2nd Ed.),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6, p.429.
4. 趙天恩著「基督教在華史」講義，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一九八二年春季，第十五課第二頁。
5. W. Stanley Mooneyham, *China: The Puzzle*, Glendale, CA: Regal Books, 1971, p.43.
6. 詳參羅曼華編著《華人教會手冊》，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一年。
7. 趙天恩著，「從中國教會發展史看教會增長」，《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一月號第十八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8. 王永信著，「兩次擊打，為甚麼？」，《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一年十月號第二十四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9. 王永信著，「華人遍佈全球的屬靈意義」，《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〇年一月號第十一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0.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 Vol.,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p. 1061 ff.

11. Latourette, p. 1033.
12. Latourette, p. 1343.
13. Arthur P. Johnston, *The Battle for World Evangelism*, Wheaton, IL: Tyndale, 1978, p. 27.
14. Johnston, p. 29.
15. Latourette, p. 1343.
16. Johnston, p. 27.
17. 同上注。
18. Johnston, pp. 29-30.
19. Ruth A. Tucker, *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3, p. 261.
20. Johnston, p. 28.
21. Latourette, p. 1343; Johnston, p. 30.
22. Wallace C. Merwin, *Adventure in Unity: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4, p. 55.
23. Kim Sai Tan, *The Great Digression: World Evangelization Since 1910, the Ecumenical Digression and Evangelical Response*, Petaling Jaya, Malaysia: Malaysia Bible Seminary, 1981, pp. 4-8.
24. Johnston, p. 128.
25. W. Stanley Mooneyham (ed.), *Christ Seeks Asia: Asia-South Pacific Congress on Evangelism, Official Reference Volume, Papers and Reports*, Minneapolis, MN: World Wide Publications. (亞洲版：香港海天書樓出版，一九六九年)，p. 7.
26. 陳惠文等編，《異象的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六年第三三二頁。
27. 同上注，第四十至四十一頁。（原文中之「中國」均以「華人」代之，以識原義。）
28. Sharon Wai-Man Chan (陳惠文), *Rev. Thomas Yung-Hsin Wang (1925-?)—Father of the CCCOWE Movement* (unpublished term paper for MH520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7, p. 7. (原為英文，筆者自譯)。



29. 游宏湘編，《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彙報》，美國加州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一九七五年，第五頁。
30. Wing Ning Pang, *The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Church in America: A Preliminary Report for the Asia Ethnic Committee, the National Convocation on Evangelizing Ethnic America*. Pasadena, CA: World Mission Centre, 1985, p. 24ff.
31. "NACOCE" 是 North American Congress of Chinese Evangelicals 的簡寫，中文名稱原為「北美華人福音推進會議」。
32. 游宏湘編，《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彙報》，美國加州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一九七五年，第五頁。
33. 同上注，第三頁。
34. 同上注，序言。
35. 陳惠文等編，《異象的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六年，第三三二頁。（原為英文，筆者自譯）
36. 上引游書，第十二頁。
37. 王永信著，「更進一步——北美華福與世界華福攜手合作」，《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三年八月號第三十二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38. 林來慰著，「北美華福八七年大會圓滿閉幕與世界華福合併利於推展事工」，《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七年十月號第五十二、五十三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39. 上引陳書，同頁。
40. 上引陳書，第三〇五頁。
41. 滕近輝著，「從分裂到合作」，《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二月號第四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42. 此圖修訂自 Tan Kim Sai (陳金獅), *The Great Digression — World Evangelization Since 1910: The Ecumenical Digression and Evangelical Response*, Petaling Jaya, Malaysia: Malaysia Bible Seminary, 1981, p. ix. 及黃宜嫻著，「為『華福運動』尋根溯源」，《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一月號第十六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 第三章：資訊的擴散

1. Paul E. Piers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lass Syllabu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p. 24.
2. 游宏湘編，《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彙報》，美國加州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一九七五年，第一四八等頁。
3. 容保羅編，《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七七年，第一九九等頁。
4. 詳見《世界華人教會增長研討會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一年。
5. 詳見《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〇年一月號第三十、三十一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6. 王永信著，「華福運動——十年樹木」，《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一月號第七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 第四章：神學的突破

1. 葉恩漢著，「華福與教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一年八月號，第二十三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 滕近輝著，「滕序」，《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二年三月，第一頁。
3. Paul E. Piers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lass Syllabu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p. 24.
4. Charles H. Kraft, *Christianity in Culture*, 1979,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p. 274 ff.
5. 同上注，p. 49 ff.
6. 同注1，第二十五頁。
7. 王永信著，「華人民族性影響或塑造了華人教會的傳統嗎？」，《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四月號第十三至十五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8. 胡軌編著，《國父思想》，臺灣臺北正中書局出版，一九六六年，第四〇六，四二二、四四二等頁。
9. 梁漱溟著，《中國文化要義》，臺灣臺北正中書局出版，一九六三

- 年，第二十三頁。
10. 許彼得著，「就合一與合作談我對華福中心的期望」，《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二月號第二十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1. 游宏湘編，中華基督翻譯中心譯，「一九七二年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報告」，《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彙報》，美國加州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一九七五年，第五頁。
  12. 華福宣傳簡介，"CCCOWE—Your Partner in World Evangelization". 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3. 容保羅編，《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七七年，第三十九等頁。
  14. 例如王永信著，「教會與天國——今世的關係」，《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三年一月號第三至五頁；滕近輝著，「國度意義的探討」，《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六月號第二十八、二十九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5. 王永信著，「華福運動何時了？」，《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一月號第十二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6. 同注13，第二二五頁。
  17. 陳惠文等編，《異象的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六年，第三三二頁。（原為英文，筆者自譯）
  18. 參王永信著，「幼苗——三歲的華福中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第五至七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9. 盧家駁著，「華人教會合作的實例研究」，《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二月號第十二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0. 容保羅編，《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七七年，第一八九頁。
  21. 同上引書，第一九二頁。
  22. 詳見華福聯絡中心會議部編，《世界華人教會差傳研討會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一年。
  23. 葉恩漢著，「華福與教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一年八月號第二十四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4. 羅曼華編，《華人教會手冊》，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

- 版。一九八一年，第一頁。
25. 同上引書，第五頁。
  26. 同上注。
  27. 詳見《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一年九月號，第十六至十九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8. 參王永信著，「華人教會百年大計第一步——十年展望」，《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一年一月號第二、三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9. 王永信著，「明恥與教戰」，《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二年，第三十二、三十三頁。

## 第五章：屬靈的動力

1. Paul E. Piers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lass Syllabu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p. 24.
2.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 Vol.,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pp. 1026-1027.
3. 同上注, p. 1027.
4. 游宏湘編，中華基督翻譯中心譯，「一九七二年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報告」，《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彙報》，美國加州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一九七五年，第七頁。
5. 同上注，第十頁。
6. 容保羅編，《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七七年，第七頁。
7. 同上注，第八頁。
8. 同上注，第十頁。
9. 林成蔭 (Samuel C. Y. Ling) 著，"CCOWE '86 — From 50 Million to 5 Billion",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普世華人》，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第二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原為英文，筆者自譯）
10. 王永信著，「禱告——華人教會最大的動力」，《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十月號第五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1. 葉恩漢著：「華福與教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一年八月號第二十四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2. J. D. Douglas, "CCOWE '81 - Much More Than Starwatching,"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8, 1981, Vol. XXV, No. 16, p. 56, Carol Stream, IL: Christianity Today Publishers.
13. 王永信著，「幼苗——三歲的華福中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第六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4. 同上注。

## 第六章：教會與機構

1. Paul E. Piers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lass Syllabu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p. 24.
2. Ralph D. Winter, "The Two Structures of God's Redemptive Mission" in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January 1974: 121-139.
3. 游宏湘著，邱清萍譯，「一九七四年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報告」，《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彙報》，美國加州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一九七五年，第九至十頁。
4. 滕近輝著，「從分裂到合作」，《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二月號第四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5. 見《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〇年五月號第十九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原文無標點，筆者自加。
6. 葉恩漢著，「華福與教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一年八月號第二十三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7. 王永信著，「華福運動何時了？」，《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一月號第十二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8. 此語由葉恩漢牧師所引，原出處不詳，見注6，第二十四頁。
9. 唐佑之著，「華福運動——昨日、今日、明日」，《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一月號第二十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0. 同注6，第二十三、二十四頁。
11. 〈華福宣言〉，《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七年一/二月號第三頁。香

- 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2. 王永信著，「幼苗——三歲的華福中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第六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3. 同注6。

## 第七章：宣教的架構

1. Paul E. Piers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lass Syllabu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p. 24.
2.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2 Vol.,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5, p. 1061 ff.
3. Stephen Nei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2nd Ed.),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6, p.222.
4. Latourette, p. 1033.
5. 同上，p. 1035。
6. 見葛偉駿博士美國加州福樂神學院宣教系「宣教聖經神學」課程筆記，一九八七年秋季。
7. 同上注。
8. 見「畢業生計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八年五月號第十九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9. 見「迎接海外基督徒畢業生回港計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七八年二月號第三十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0. 參陳佐人、林來慰合著，「三千人出席關注『九七』問題培靈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七月號第三十九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1. 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委員會成立」，《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號第三十六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2. 參「邁向九十年代的香港教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五年二/三月號第五十頁；「香港教會舉行信徒更新大會」，《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五年四月號第三十八頁；「香港基督徒積極推行『祈禱運動』」，《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十月號第四十三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3. 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學生會編，《馬聖第一屆畢業刊》，一九八二年，第二頁，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出版。
14. 同上，第三十九頁。
15. 陳惠文著，*Rev. Thomas Yung-Hsin Wang (1925-?) – Father of the CCCOWE Movement* (unpublished term paper for MH520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Winter Quarter, 1987).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 11.
16. 林來慰著，“First Bible Institute in Macau Dedicated,”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April, 1984, p. 14, 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7. 王永信著，「華福運動——十年樹木」，《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一月號第八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 第八章：關鍵的人物

1. Paul E. Piers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lass Syllabu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p. 24.
2. 蔡勝蛇著，「約四十位青年奉獻作全職傳道」，（第三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每日快訊》，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二日，第二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3. 陳惠文著，*Rev. Thomas Yung-Hsin Wang (1925-?) – Father of the CCCOWE Movement* (unpublished term paper for MH520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Winter Quarter, 1987).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4. 陳惠文等編，《異象的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六年，第三八八頁。
5. 同注3，第二頁。
6. 同注4，第三八九頁。
7. 同注3，第二頁。
8. 同注4，第三八九頁。
9. 同注3，第二頁。
10. 同注3，第三頁。

11. 同上注。
12. 同上注。
13. 同注3，第四頁。
14. 見「洛桑福音事工委員會新國際主任本年九月就職」，《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九年十月號第六〇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5. 見「大使命神學院為全球華人教會訓練事奉人才」，《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號第四十六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6. 傅禮敦著，「致第三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八/九月號第二十四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傅禮敦」即「符禮敦」，Leighton Ford）
17. 同注4，第三八五頁。
18. 同上注。
19. 同注4，第三八六頁。
20. 同注4，第三七一至三七二頁。
21. 同注4，第三七三頁。
22. 見「王永信牧師獲頒榮譽博士學位」，《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九年八/九月號第九十八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3. 見「王永信牧師再次獲頒名譽博士學位」，《今日華人教會》，一九九〇年八月號第四十六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24. J. Robert Clinton, *ML 520: Introduction to Leadership Theory, Syllabus Supplementary Note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7, p. 20 ff.

## 第九章：領導的形態

1. Paul E. Piers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Movement* (Class Syllabus),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8, p. 24.
2. 同上注，pp. 123-125。
3. 同上注，p. 125。
4. 陳惠文等編，《異象的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一九八六年，第三九〇頁。

5. 同上注。
6. 同上注，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
7. 王永信著，「華福運動——十年樹木」，《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一月號第六至七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8. 陳惠文著，「歷史性的突破——華福沙·汶·砂福音會議巡禮」，《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四年十月號第三十至三十五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9. 「中南美洲華人福音會議圓滿舉行」，《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五年九月號第四十一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0. 林來慰著，「北美華福八七年大會圓滿閉幕與世界華福合併利於推展事工」，《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七年十月號第五十二至五十三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1. 「第三屆華福大會第一次籌備會假臺北舉行」，《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二年九月號第三十二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2. 「代禱之頁」，《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三年四月號第四十二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3. 「中心消息」，《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三年二/三月號第四十三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王永信著，"Claiming the Chinese for Christ,"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April, 1983, p. 2. 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4. 「華福交棒與接棒」，《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七月號第二十四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15. J. Robert Clinton, *ML520: Introduction to Leadership Theory — Syllabus and Supplementary Notes* (Unpublished Class Syllabus, Fall Quarter, 1987).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 101.
16. 同上注。
17. 編輯室著，「第三屆華福會議圓滿結束」，《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第二十五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 第十章：結論

1. Anthony F. C. Wallace, "Revitalization Movements" in *American*

- Anthropologist* 58: 264-281, 1958.
2. 于力工著，「在這時代中我們能供應甚麼？」，《第二屆北美華人福音會議彙報》，美國加州中國信徒佈道會出版，一九七五年，第二頁。
  3. 司徒焯正著，「我對華福運動所傳信息的評估」，《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五年二/三月號第九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4. 武從文、夢里著，「華福運動的創始、宗旨、活動——王永信牧師訪問記」，《今日華人教會》，一九八五年二/三月號第二十三頁。香港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出版。

# 華福會歌

寇世遠詞 唐榮榮曲

主愛中華，恩寵有加，地大物博，代出俊哲，人  
道既窮，天道斯通，天人合一，惟信可期，勉  
我教會，增長百倍，舉目望天，媲美西賢，普  
世華民，作主精兵，高舉十架，天下一家，廣  
傳福音，靈命日新，佳美腳蹤，可西可東，最  
後一棒，迎頭趕上，主來在望，凱歌高唱。

# 華福宣言

## 前言

「世界華人福音會議」（簡稱「華福」），開始於一個異象；當一九七四年七月「世界傳道大會」舉行於瑞士洛桑時，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代表六十餘人，藉此良機，朝夕祈禱交通認為中國教會，際此主來前夕，應當及早醒悟，在真道的根基上合一，集中運用諸般恩賜，作整體有效之發揮，主動接起傳福音至地極之重任，完成末世宏道救靈的大使命。於是決定召開一個全球性的華人福音會議，即以「異象與使命」為主題，並選出工作人員積極展開籌備事宜。

感謝主的帶領，「華福」業於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在香港舉行。全球二十七個地區選出之出席人一千六百人，參加了會議，經過八天不住的禱告、靈修、交通、討論，決定針對若干具有時代性的關鍵問題，作出實際的貢獻：

(1) 建立兩代之間的橋樑：際此末後時代，社會發生嚴重的「代溝」問題，教會有時亦難例外。我們應本聖經明訓：長幼有序，相愛無間。父老欣賞青年人的單純幹勁，年幼的尊重年長的屬靈閱歷，去除成見，各盡本份，以所得恩賜相互服侍，活出和睦同居的美善光景，教牧並應注重培育接棒的同工，盡量提供進修機會，全力造就教會專才，兩代之間，藉此打成一片，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2) 建立新舊之間的橋樑：神的話語，安定在天，福音真理互古常新，我們對基本要道的信仰，永遠不能改變，但我們對世局的觀察，對思潮的瞭解，對年輕一代知識份子的帶領，以及對恩惠福音傳揚的策略方法等等，卻必須跟上時代，採取因時制宜之方，藉收立竿見影之效。「華福」應在這方面善盡鋪路作用，以促進新舊思想的交流與了解，擴展福音領域，多多為主得人。

(3) 建立東西之間的橋樑：一般說來，東方教會注重靈命之

深度，西方教會注重工作的效果。今日華人信徒，遍佈東西各國，自易吸收雙方之長，蔚為主用。「華福」應使本身成為東西的媒介，助長雙方優點的發揮，促成雙方均衡的運用，使福音工作越過一切界限，達到前所未有的功效。

(4) 建立宗派之間的橋樑：教會歷史指出，撒但往往藉着教會分裂攔阻教會的主裏的合一與真誠的合作。它知道，當教會聯手一致對外，福音就會傳遍地極，主就要再來，它就要被毀滅。為此，「華福」應努力於消除各宗派之間的隔閡，促進了解，加強交通，使華人教會在人力物力的集中運用上，發揮最大潛能，藉此榮神益人。

基此，我們謹將信仰的根基、教會的聖工、合一的立場、神學的研究等等，分別條陳於後，作為「華福」對全世界的宣告：

## 聖經

包括新舊兩約六十六卷的全部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話語：完全無訛，絕對可靠，是基督教會信仰和生活的準則，是人類救恩真理的依據。聖經的內容確然建立在歷史事實的根基上，但其中心卻是那位超自然、有位格的神，降卑自己進入人類的歷史，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和祂的救贖。因此，人不可單憑理智和邏輯方法去研究，而必須藉着聖靈在人心中運行，給予屬靈的光照，方能領受聖經的真理。教會既然誠信聖經是神的話語，就必須清楚有力地傳講全部聖經的教訓，不可以偏概全，更不可斷章取義，避免高舉某一教義真理；尤當透徹明瞭聖經的原意，以免謬解經文，引入異端。今後華人教會應採取必要步驟，同心合意，對聖經從事更直接深入的研究，作出最充份正確的闡釋，使神的話語在神的光中，顯出祂的奇妙，俾有助於讀者或聽者生命的長進。

## 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是人類獨一無二的救主。祂本是神，為了完成天父

拯救罪人免於沉淪的旨意，甘心離棄天上的榮耀，藉童貞女馬利亞由聖靈感孕而道成肉身。祂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地上過了三十多年無罪的生活，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滿足了天父公義的要求，也成全了天父慈愛的救贖。祂死後第三天復活，然後升天，坐在天父右邊為我們代求，不久還要再來地上，審判世界。祂今天是掌管天地萬物的主宰，有權赦免人的一切罪孽。凡憑信心接受耶穌作救主的人，必蒙恩得救；但凡不接受主耶穌的人，絕不能得救，因為除祂以外，別無拯救之道。

## 人的墮落和神的救贖

始祖亞當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被造之初與神有完全自由的交通，後被撒但試探，違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而被定罪。因此，所有亞當的後裔都成了罪人，要受永火的刑罰！耶穌基督降世為人，完成了神的救贖大功，但人必須悔改、認罪、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接受祂作救主，方能重生得救。凡不肯悔改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必定永遠滅亡。救恩絕對是個別的，接受救恩是每人必須作的自我決定，獲得重生也是每一信徒必須有的個人經驗。

## 福音的性質

福音是神永遠計劃的中心，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眞神基於祂的預知，在創造世界時，早已安排好的。神創造人來享受祂的愛，和祂有交通，但因人的悖逆與神隔絕，面臨永遠的刑罰。神就差遣祂的獨生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來到世上，為罪人受死，復活，升天，再來，完成了神為世人所預備的救恩，叫凡憑信心接受耶穌作救主的人，都得到新的生命，成為神選召的兒女，同享神家永遠的福樂。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所有死在過犯罪惡之中的世人，但人蒙昧無知，不會尋求救恩，教會必須主動的傳揚耶穌基督恩惠的福音，拯救失喪的靈魂。耶穌基督離世之前一再叮囑門

徒：「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所以傳福音是神給衆教會的使命，也是每一個基督徒的天職。

## 基督再來

在今世的末了，耶穌基督必親自在榮耀裏降臨，祂再來的目的是：叫活在世上的聖徒，身體得贖，叫已睡的聖徒復活，一同被提空中與主相見，永遠同在；至於不信主的無論活人死人，基督要審判他們，使之進入永遠的刑罰。基督再來的確定日期，無人知道，因此信徒要時刻儆醒準備，把福音傳遍天下，迎見主來！

## 教會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教會的頭，凡重生得救享有基督生命的信徒，都是這身體上的肢體。雖然因歷史背景、地理環境、信仰重點、工作方式等區別，導致了不同宗派與教會組織的存在，但基督的身體仍然只是一個，所有基督徒彼此之間應有正常的屬靈交通。已往中國教會由於觀念不夠正確，在這方面多有虧欠，願主幫助我們今後捐棄人爲的門戶之見，建立更深的情誼。另一方面，因為教會是主的身體，沒有基督的生命，就不是身體上的肢體，也就不能有屬靈的交通。

教會的職責有二：對內來說，教會是信徒敬拜、交通、學習及事奉的所在。因此教會必須爲信徒的敬拜、交通、真理的學習與事奉的操練，作適當的安排。

對外來說，教會是傳福音的據點。在神的永遠計劃中，祂只藉着教會把福音傳到地極。教會中每一基督徒的存在、見證、生活和工作，都是神所使用廣傳福音的工具。因此，爲了弘道救靈，基督教會的存在是絕對必須的。

## 教會的合一

教會在真道上同歸於一，是神既定的目的，正如耶穌基督在約翰福音十七章所求的，信徒已在基督裏合而爲一。而真正的教

會合一，必須是基於內在生命的合一，不是外表組織的聯合；若無同一生命，合一是不可能的。

無庸諱言，已往具有此同一生命的信徒們，會被局限於各自爲政的宗派組織之內，加上了對次要事物的不同看法的偏見，妨礙了教會的合一。這種分門別類的現象，不僅嚴重影響了福音工作的開展，更加破壞了教會在人前的見證，我們呼籲一切同有基督生命，同被一靈所感的同道們，今後應重視在主裏的合一關係，進行更敞開的交通，安排更有效的配搭，俾能更積極地在生活、工作、事奉上表現出合而爲一，彼此相愛的榮耀見證。

## 福音事工

教會向世人傳福音，是責無旁貸的，不傳福音有虧職守，必得不到上頭來的能力和賜福！傳福音的基本要義是本着聖經，闡明人的罪惡、神的公義，以及耶穌基督的救贖。雖然其他附屬性事工，如醫藥、調濟、社會福利及教育事業等，間亦有助於福音的廣傳，但絕不可代替傳福音的基本工作。

使萬民作主的門徒，是主親自賜給教會的命令，也是傳福音的目的。但作主的門徒，並不止於信靠耶穌基督重生得救爲已足，更要學習對主完全順服，在生活中尊主爲大爲聖，在真道上追求成長進深，在教會聖工中善盡個人本份，在敬拜交通事奉各方面維持均衡發展，漸漸長成基督的身量，彰顯神家中和睦同居的美善！

傳福音欲求良好效果，須在聖靈引導下，利用現代科技知識，爭取廣大對象，多多爲主得人。對福音對象的深入分析、教會增長的各種方法、大衆傳播的諸般工具，以及傳道策略的研究等，都應盡量採用。福音工作的真正價值不是看表面的果效如何，要看是否合乎聖經的教訓，有無聖靈的同工，以及能否彰顯基督。但無論運用任何方法，必須遵照聖靈啓示的原則，不能有損於基本要道的內容；倘只注重方法而忽略福音內容及神學根基，就是本末顛倒，必難結出榮神益人的果實。



## 海外宣教事工

耶穌基督給祂教會清楚的使命，是要到普天下去傳福音作見證，使萬民作祂的門徒。主這使命，不是單給幾個體制完善、發展成熟的教會，乃是給祂的眾教會的！在此，華人教會不能否認過去的失職。由於沒有異象，缺少使命感，結果固步自封，失去祂的許多福份！靠着主的恩典，今後華人教會應在這方面盡心協力，補償以往的虧欠，注重海外宣教的事工。

近年來神特別恩待華人教會，使能持守純正的信仰，為真道打美好的勝仗，全球各地區的學生團契和大學查經班也都被神興起，相當蒙福。神如此賜福華人的教會團體，必有祂榮耀的目的，要我們去完成祂特定的計劃。

華人教會今天面臨歷史性的挑戰，在兩方面負有宣教責任，一方面是向世界各地的中國同胞，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八億同胞（按：現已逾十一億）；另一方面是向全人類。因為今日華人遍處全地，使我們擁有一個獨特的機會向各地華人傳福音，已有許多華人教會個別地開始朝這方向努力；但所有華人教會應當聯手配搭，從事有系統的調查，建立有機體的聯繫，全面推動向全球各地華人傳福音的工作。

另一方面，基督給教會的宣教使命，乃是向普天下傳福音。今後華人教會也必須就此方面善盡職責，接起福音的火炬，把基督恩惠的福音傳向地極，迎接主來！

基此，中國教會必須有計劃的聯合起來，集中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認真發掘教會潛在的力量，並借重西方差會的工作經驗和技巧，展開向別種民族的宣教工作，更當用禱告及財力支援此項重大事工，鼓勵青年人接受基督的呼召，奉獻自己從事遠方宣教工作。同時各神學院也當配合差傳事工的需要，着重宣教士的訓練課程，造就青年人到別種文化的民族中間去傳福音。

## 神學研究與寫作

教會對聖經知識領受的程度，常能反映出教會成長的光景。

中國教會已有兩百多年歷史，一般說來，對神的話語的認識，仍嫌不夠深入。直到如今，基督教的著作，特別在研究性的論述和參攷性的工具各方面，絕大部份仍是來自西方；由此顯出中國教會始終未能恰如其份地以自己的文化來發揚光大神的話語。近年來華人教會知識份子普遍增加，受過高等神學教育的信徒漸多，對神學和聖經有造詣的亦頗不少，但著作的出版卻如鳳毛麟角，這是「華福」應當重視的一個問題。今後華人教會應當採取有效的聯合，倡導對聖經和神學的積極研究，物色對中國文化思想有見地和對神學及聖經知識有造詣的人選，預備適於寫作的環境，鼓勵廣泛而有深度的寫作，俾有再多中國學人信徒的著作問世，以提高中國教會屬靈的水準。

## 教會與社會的責任

教會的基本責任是傳福音救靈魂，但要讓世人明白神無限的愛，教會亦當以身作則，顯出愛心的見證，擴大對社會的影響。因此教會對當前社會的需要漠不關心是不應當的，特別是華人教會散處在世界許多地區，對所居留的國家有責任善盡我們的本份。所以社會福利工作，有的是教會可以作的，有的是站在基督徒公民立場應當作的，不論是教會或是基督徒個人，都可藉着對社會的關懷，為福音鋪路，加強教會對社會的影響。這樣，當福音廣泛傳開，信徒人數增加時，也就轉移了社會的風氣，使教會更受到尊重，使福音更有效地展開。

## 結語

「華福」在主的恩待與憐憫之中，與會代表業已成功地致力於一項歷史性的突破，在同一異象與大使命的激勵下，挑旺了華人教會的復興之火，豎立了中國教會史上一個嶄新的里程碑。今天華人教會努力的方向，就是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同心合意，廣傳福音，以基督之心為心，以天父之事為念。我們願效法士每拿的教會，如同馨香的沒藥，至死忠心；我們也願效法非拉鐵非

的教會，以弟兄相愛之誠，盡福音推廣之責；我們更願效法天上的教會，口唱心和地不住頌讚至高的神。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大會限於環境，不能廣泛邀請更多的同道出席。許多有恩賜有負擔有影響力的主內同道同工們，不能和我們坐在一起商討重要事工，我們深引為憾，我們深信若無他們以禱告與捐獻的支持，不可能有今天這些成果的獻陳！為此，我們除了感謝天父的保守和引導之外，要求主記念這些可敬愛的同道們，基於「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也得多少」的聖經原則，他們必定也分享了大會的成果和喜樂！今後尚有許多會後拓展性的實質工作，更需要大家提供屬靈的智慧與經驗，在這異端充斥，風雨飄搖的末世，為福音齊心努力，補償已往的虧欠。

我們對於西差會近兩百年來差遣大量宣教士在中國歷盡艱難，不辭勞苦，到處播下福音種子，費財費力，乃至以身殉道，實在感動和感激，相信主必厚厚報答他們。這次大會的出席人名額中，特別留出百份之五，邀請西方宣教士為正式出席人。我們從他們身上學了不少功課，今後我們仍要向他們伸出友誼的手，在主裏彼此掬誠合作，使福音果效，獲致應有的延長與普及。願主使用我們，在末後的歲月中，作光明勇敢的見證，完成大使命，迎接主的再來！

（注：此宣言乃一九七六年八月假香港舉行之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後所發表）

## 華福信約

我們相信全部新舊約聖經是神的啓示，將祂救贖人類的計劃完全啓示出來，也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神聖的準則。

我們相信獨一的真活神，即永存的聖父、聖子與聖靈。

我們相信聖子耶穌基督，是真神也是真人，由聖靈感孕童貞女馬利亞所生。祂死於十字架上，流血為人贖罪。神使祂從死裏復活、升天，並要照祂的應許快要親自再臨。

我們相信聖靈，三一真神的第三位，與聖父、聖子同質、同權、同存。祂的工作是使人知罪、重生，並住在信徒心中，使祂有能力過聖潔的生活與事奉神、服務人。

我們相信人是照神的形像造的，在亞當裏墮落成爲罪人，都需要神的救恩。

我們相信悔改的罪人唯賴神的恩典得以重生，並因信耶穌基督得以稱義。

我們相信義人身體復活得永生，不義的人復活受永刑。

我們相信教會的元首是基督。教會是一體的，由聖靈所重生的人組成，並在敬拜、交通、傳福音及事奉上發揮其功用。

## 華福歷年重要會議一覽表

會議名稱	日期	地點	出席人數
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一九七六年 八月十八日至廿五日	香港	1,500 多人
中西合作研討會	一九七七年 九月廿六日至三十日	新加坡	90多人
世界華人教會差傳研討會	一九七八年 三月六日至十日	菲律賓碧瑤	160多人
世界華人教會增長研討會	一九七八年 十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臺灣金山	416人
青年福音事工研討會	一九七九年 十一月五日至十日	香港	106人
世界華人教會婦女生活 與事奉研討會	一九八〇年 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四日	日本東京	60多人
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一九八一年 六月十七日至廿四日	新加坡	1,242人
世界華人福音傳播研討會	一九八三年 十月廿六日至廿九日	香港	65人
世界華裔福音會議	一九八四年 七月五日至十二日	美國夏威夷	144人
華人文化與福音研討會	一九八五年 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香港	85人
第三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	一九八六年 八月六日至十三日	臺灣臺北	1,877人
世界華人佈道研討會	一九八七年 九月一日至五日	澳門	140人
華人神學教育模式研討會	一九八八年 七月十一日至十三日	新加坡	44人
華人信徒全面培育研討會	一九八八年 七月十三日至十六日	新加坡	53人

客家方言語系宣教策略 探討會	一九八九年 二月廿七日至三月二日	香港	30多人
世界華裔宣教研討會	一九八九年 十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泰國清邁	106人
世界華人基層福音事工 研討會	一九九〇年 六月廿五日至廿九日	新加坡	110人

## 華福主要出版一覽表

### 期刊（及其合訂本）

1. 今日華人教會（月刊）
2. 教牧分享（雙月刊）
3. 普世華人（英文月刊）
4. 華人神學期刊（半年刊）
5. 北美華人教會（北美辦事處出版，雙月刊）
6. Chinese In North America（北美辦事處出版，英文雙月刊）

### 書籍

#### 甲. 彙報

1. 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一九七七年七月）
2. 中西合作研討會彙報（一九八零年三月）
3. Chinese and Western Leadership Cooperation Seminar Compendium（一九八零年三月）
4. 青年福音事工研討會彙報（一九八一年四月）
5. 世界華人教會差傳研討會彙報（一九八一年六月）
6. 世界華人教會增長研討會彙報（一九八一年六月）
7. 世界華人教會婦女生活與事奉研討會彙報（一九八一年六月）
8. 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一九八二年三月）
9. 世界華人福音傳播研討會彙報（一九八四年五月）
10. Ethnic Chines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世界華裔福音會議彙報）（一九八六年八月）
11. 華人文化與福音研討會彙報（一九八六年七月）
12. 第三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彙報（一九八八年二月）

13. 世界華人佈道研討會彙報（待版中）
14. 世界華人佈道手冊（待版中）
15. 華人神學教育模式研討會彙報（待版中）
16. 華人信徒全面培育研討會彙報（待版中）
17. 世界華裔宣教研討會彙報（待版中）
18. 世界華人基層福音事工研討會彙報（待版中）

#### 乙. 研究報告

1. 華人福音工作概覽（一九七八年三月）
2. 香港教會增長研究報告書（一九七九年十月）
3. Thailand Report: Chinese Ministries（一九七九年六月）
4. 華人教會手冊（一九八一年四月）
5. 華人教會手冊補充資料（一九八一年六月）
6. 華人教會事工十年展望跟進小冊（一九八一年十月）
7. Chinese Churches Handbook（一九八二年五月）
8. 他們如何增長？——香港教會增長抽樣調查報告（一九八三年一月）
9. 當代華人教會（七冊）（一九八六年八月）
10. 全球華語佈道工具手冊1977-87（一九八七年八月）
11. 澳門新移民——佈道對象研究（一九八七年八月）
12. 香港包樂佈道大會赴會者、決志者及跟進研究（一九八八年八月）

#### 丙. 禱告手冊

1. 代禱（一九七九年十月）
2. 禱告手冊（一九八四年三月）
3. Prayer Diary（一九八四年六月）
4. Prayer Adoption Plan for Chinese Around the World (Co-published with 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er)

(一九八四年六月)

丁. 華福叢書/文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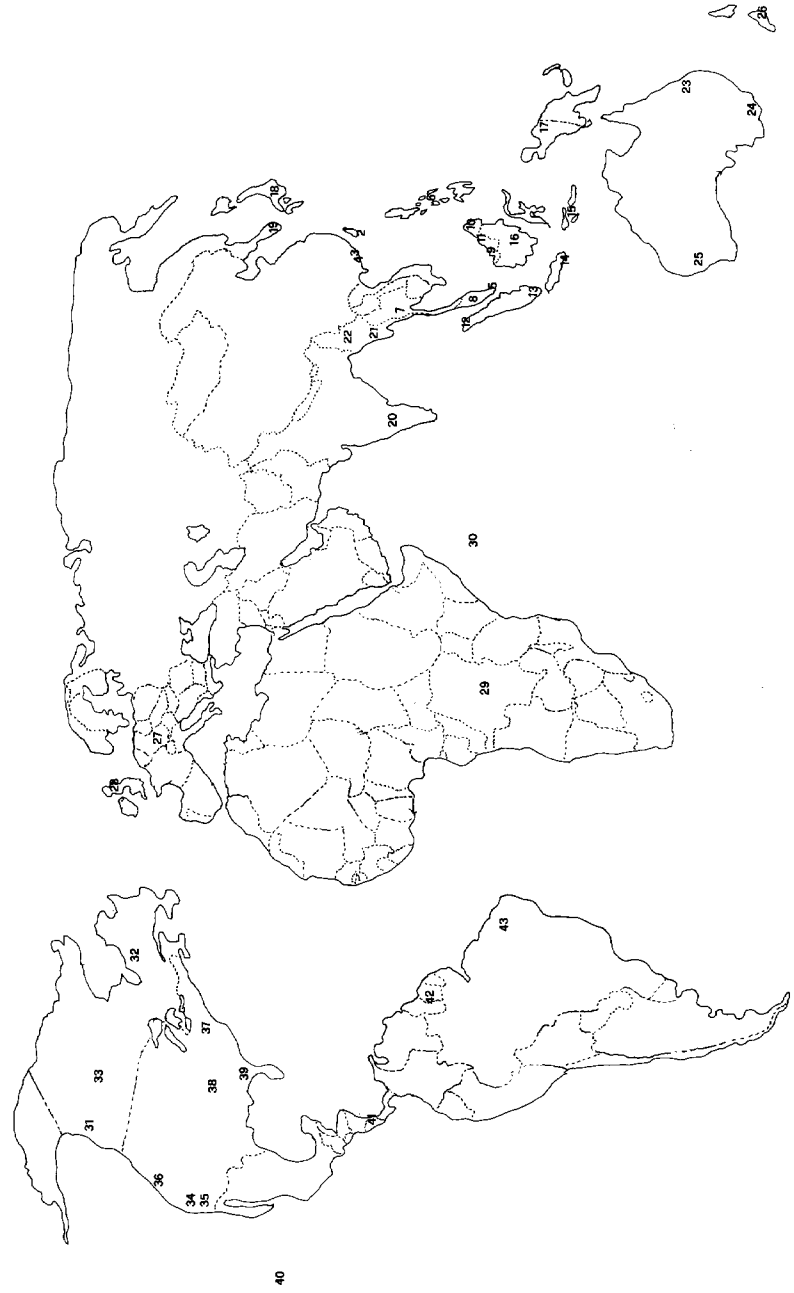
1. 差傳基本認識 (一九七八年三月)
2. 在講壇邊 (一九八三年七月)
3. 塑造傳播人 (一九八三年十月)
4. 知與情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5. 思潮起伏——近代教會問題論集 (一九八五年二月)
6. 「擘開生命之餅」——路加五個獨有的比喻 (一九九〇年七月)

戊. 其他

1. 海外華人教會通訊錄 (一九八零年五月)
2. 華人教會大眾傳播手冊 (一九八一年五月)
3. 異象的人生——王永信牧師六十選集 (一九八六年八月)
4. 今日華人教會 1-100期目錄索引 (一九八七年六月)
5. 龍情 (一九八八年四月)
6. 城市宣教與香港 (一九八八年四月)
7. Kingdom Vision and Commission—A Reader of the CCCOWE Movement (一九八九年六月)

1.	中華民國	22.	緬甸
2.	台灣	23.	北婆羅洲
3.	香港	24.	南婆羅洲
4.	澳門	25.	西蘭
5.	新加坡	26.	歐洲
6.	菲律賓	27.	澳洲
7.	泰國	28.	紐西蘭
8.	馬來西亞	29.	歐洲
9.	沙撈越	30.	非洲
10.	汶萊	31.	加拿大
11.	汶萊	32.	加拿大
12.	印尼蘇門答臘	33.	美國
13.	印尼棉蘭	34.	美國
14.	印尼西爪哇	35.	美國
15.	印尼東爪哇	36.	美國
16.	印尼西加	37.	美國
17.	日本	38.	美國
18.	日本	39.	美國
19.	韓國	40.	美國
20.	印度	41.	美國
21.	緬甸	42.	美國
		43.	美國

附錄六：華福各地區委員會一覽表及分佈圖



## 有關屬靈運動的八大題旨一覽表

	題 旨	要 義
處境的因素	1. 歷史的處境 (Historical Context)	在某個歷史時刻，當一切歷史處境的條件都充份具備、時機成熟時，一個運動就產生。
	2. 資訊的擴散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運動具有感染力，能夠彼此感染，互相激盪；有關運動的消息及資訊一經傳開，其傳遞與擴散往往助長並促進運動本身的發展與推廣。
屬靈的因素	3. 神學的突破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屬靈運動往往附帶着一些對福音或基督徒生活嶄新的認識，是以往沒有被看見或被遺忘的。
	4. 屬靈的動力 (Spiritual Dynamics)	屬靈運動往往具備一些屬靈的元素，構成運動的內在動力，支配其運作，支持其延續。
架構的因素	5. 教會與機構 (Church and Para-church Organization)	在教會歷史上，上帝經常使用兩個基本架構，來完成救贖人類的使命，一為教會，一為福音機構。
	6. 宣教的架構 (Mission Structures)	當教會把福音傳入新領域之際，往往需要創立某些宣教架構去促成其事。
人為的因素	7. 關鍵的人物 (A Key Person)	幾乎每一個屬靈運動皆由一位關鍵的人物引發而成。
	8. 領導的形態 (Leadership Pattern)	屬靈運動得以產生而推展，乃因有新的領袖及領導形態呈現出來，藉此選拔領袖、訓練領袖，以發揮不同的事工功能。

取材自：Paul E. Pierson, *MH520: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Movement* (Unpublished Class Syllabus, Winter Quarter, 1988), Pasadena, CA: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 24.

## 圖片之頁



第一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一景



第一屆華福大會會眾禱告情景





第一屆華福大會主席台一景



第二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一景



第三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一景



早期華福各區董事、區主席及總幹事合影





早期華福常務委員會：（左起）葉沛森牧師、吳明節牧師（常委主席）、薛孔奇先生、鮑會園牧師（香港區董事）、容保羅牧師、滕近輝牧師（董事會主席）、盧家駁牧師、王明理先生、陳黔開牧師、王永信牧師（總幹事）。



卸任總幹事王永信牧師（左）與就任總幹事陳喜謙牧師（右）在第三屆華福大會（一九八六年）上交接職位時一瞥。



### 作者簡介

林來慰

- 1947 生於香港，原籍潮安
- 1963 受浸於基督教九龍城潮人生命堂
- 1971 畢業於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
- 1971-3 於《英文虎報》、《南華早報》任職記者
- 1975 畢業於美國惠敦研究院傳理系（碩士）
- 1975-7 於中國信徒佈道會美國總會任助理編輯
- 1977-8 於中國信徒佈道會台灣分會任《中信月刊》編輯
- 1978 於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任文字部主任
- 1982 畢業於中國神學研究院（基督教研究文憑）
- 1987 畢業於美國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宗教碩士）
- 1989 畢業於美國福樂神學院（宣教系神學碩士）
- 1989.6.4 接受羅省基督教會/華福北美辦事處聯合按立牧師聖職
- 1989.7.1 出任華福聯絡中心助理總幹事兼出版部主任

書碼：  
 書名：華福運動  
 登記碼：

借者	借

分類	編號
登記號	

讀者注  
 1. 愛護公共圖書，折和塗寫，損章賠償。  
 2. 請在借書期限他人閱讀請賜

上紙出品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神在世界各地的華人教會中，興起一個廣傳福音的運動，簡稱「華福運動」。

《華福運動縱橫談》一書，即認定「華福運動」是近代普世福音運動中一個特別具有華人特色的屬靈、更新、復興運動，從而援用一種研究同類型運動的理論架構，去分析「華福運動」在發軔及發展之過程中的八大因素：(1)歷史的處境；(2)資訊的擴散；(3)神學的突破；(4)屬靈的動力；(5)教會與機構；(6)宣教的架構；(7)關鍵的人物；(8)領導的形態。

作者林來慰牧師，自一九七八年投身「華福運動」事奉至今，對此運動有深切認識，惟在進行這個歷史研究時，卻盡量以客觀、持平的態度，為「華福運動」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六年這十年的奠基時期，作一中肯而有系統的闡述。

本書將「華福運動」的發起、目標、特性及十五年來的影響等等加以綜合性的評述，是「華福運動」的重要歷史資料。特此介紹。

——滕近輝牧師

普世華人信徒可以藉這小冊重溫神給華人教會的大恩典……這些資料將會有助於「華福運動」前面事奉的改進，並且可作普世其他民族教會推動合作與福音運動的參考。

——王永信牧師

父神對華人教會恩寵有加，這是一部述恩的歷史……是一本為「華福運動」尋溯根源的著作……是一份開創性的研究。

——劉少康牧師

盼望藉這本書，更多的華人信徒和教會比前更懂得怎樣從「華福運動」得幫助；同時更懂得怎樣去幫助「華福運動」，使它更有力、更有用。

——陳喜謙牧師

本書具備史學基本精神：簡而要、明而確、省而該三大優點，而以普及的讀物出現，把「華福運動」始源發展全貌清楚展示，亦將其具時代的意義陳明。

——張子華牧